

本古

金

瓶

梅



洞庭圖書室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7456B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1)

本書由徐經爵先生  
捐助特此誌謝

回一十五 網庭東山旅滬同鄉會圖書室

古本金瓶梅 (三)

第五十一回 琴童潛聽芙蓉窗

玳安嬉遊蝴蝶巷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諱了蓮花菴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小帽，披着茶褐袈裟，刺的青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漁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衆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眉弄眼，拏班做勢，口裏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姑子楊姑娘都在這裏，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尙去了？」書童道：「剛纔起身，爹送他出去了。」吳大姑子因問是那裏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城外寺裏帶來的一個和尙，酒肉都吃的，向他求甚麼長生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



1569166

錢也不要，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如輩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的，他漢僧們那裏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孽？」薛姑子道：「是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裏說話不題。」

且說西門慶送了梵僧進來，只見安玳悄悄說道：「頭裏韓大孀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聽了，心裏想道：「既是他的生日，隨便就去走走。」即吩咐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於是逕走到金蓮房裏，略一回身，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逕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吩咐留琴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西門慶磕了頭，在旁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城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吩咐你稱五分，叫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



(3) 第十五回

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酒吃不題。

玳安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困乏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裏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裏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叫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吩咐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在木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賊村奴才，我那裏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裏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穉穉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與你耍笑。於是走向前，便與纏繞，一再不休。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

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叫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躐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掉，掉向別處去了。」玳安道：「賊村奴才，我鬥你鬥兒，你就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木櫃上。傅夥計恐怕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耍，笑便笑，賸刺刺的，臭水兒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你今日纔不喜耍笑，你從前把人不知耍笑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奴才小廝不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於是吃了酒，門班房裏叫了個小伴當，拿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裏？琴童道：「爹在屋裏吃酒哩。」於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廚櫃裏拿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麪，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喝了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於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裏，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裏，又與韓大嬸當家，到家看我對六娘

(5) 回一十五第

說也不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裏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

這裏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與那婦人對坐飲酒，婦人道：「今天請爹來，却有一件事，想與爹商量商量，爹竟不嫌怠慢，來此坐坐，實萬分之幸了。」西門慶道：「你有話，只管說。」當時婦人要與西門慶說話，及至西門慶叫他說來，那婦人又含羞不說了。西門慶再三追問，婦人道：「我家的現在家裏閑着，管着閒事，另沒什麼事，終日在外面，與幾個朋友，在那裏吃酒耍玩，有時家來，沒有和顏悅色，終是與人鬧氣，前日聽見人說，不知與那個因事爭吵，怕不的弄到衙門去，想爹在衙門裏，人也熟識得多，事情也不少，不拘什麼事，請爹爲我家的想個法子，比在舖子裏拘束一點，免得淘氣，也是爹的恩典了。」西門慶道：「衙門的事，不會熟悉，恐怕辦不來。」婦人道：「衙門的事不熟悉的，原辦不來，但是別樣事，只教可以管住他的身子，比在爹這裏聽他自由，他便不時的來家，豈不好些？」正說着，只聽窗兒外窸窣有聲。西門慶道：「窗外是誰？」婦人提了燈略去一照，却只見個影兒，但不見有人進來。遂放下了燈，對西門慶道：「前夜裏有一貓兒，不知那裏抓到一個雀兒來，在這窺子外，蹣跚跌許多功夫，那時夜已深了，燈已滅了，人都睡熟了，叫喚不

應，想着單身起來，看看動靜，心中又害怕，不敢開門出去，忐忑忑，一夜未曾睡着，等到天明，趕忙去看，那知這個死雀兒，還掉在地上，這時窗外聲響已定，這貓兒來此作怪了。西門慶恐時候已遲，待要起身。婦人道，爹甚風吹得來，多坐歇兒，也不要緊，外面有人等着，何必急急兒，就要去了？西門慶遂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叫他往湖州織了絲綉來，好不好？老婆道，隨你叫他那裏，只顧去，閉着忘八在家裏，做甚麼？因問舖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替他管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裏二人說話，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了。

玳安從後邊來，見他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在此，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衛子裏，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這裏過，看見在魯長腿屋裏，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叫小伴當，在這裏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吩咐小伴當，你在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等裏邊尋，你往小衙衛口兒上來叫俺們。吩咐了，兩個月亮地裏，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忘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燈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兩個神道

第五十一回 (7)

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燈，一口吹滅。忘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的管家，便請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了就去。忘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撞進裏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裏來？玳安道：你這賊村奴才，颺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聲阿約，裹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氓，他倒問我是那裏人？剛纔把毛摘盡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裏，叫他且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脚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鮮鹹魚豬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喜着賽兒，琴童便喜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拿鍾兒，斟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個山坡羊。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纔待要唱，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

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仍然坐着，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馮爹，我們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媽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叫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要起身，老婆道：爹好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鐘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於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們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

却表金蓮同衆人在裏頭房裏，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裏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尋那金壽字簪兒，又沒了，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裏來，向廚裏抽屜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那裏？金蓮道：那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裏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一回身就出去了，已定拿了往院中那裏去了，等他來家，娘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一直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裏去了。琴童兒把衣帽，教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裏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

第 五 十 一 回 (9)

個糟道的，這裏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裏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裏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八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暫到李瓶兒房裏來。原來李瓶兒只道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得甜甜兒的，我這幾天狠不耐煩，好像這個湯藥吃下去，是不中用的。西門慶見李瓶兒病尙未愈，說道，何不再請幾個太醫來瞧？李瓶兒因西門慶說請太醫，仍舊披衣起來，向抽屜內取出前日太醫所開的病案藥方，遞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接過來，一看，只見上寫着「醫經云，潮熱痰嗽，咽乾盜汗，謂之虛勞。然虛勞分有熱無熱兩種：有熱者，心肺壅塞，傷於氣血，以致心神煩躁，頰赤頭疼，眼澁舌乾，神思昏倦，四肢壯熱，飲食無味，體骨痠疼，心松盜汗。夫熱勞壯火，食氣虛火，煎熬真陰之所致也。如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終晝止，是謂無火，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發時息，是謂無水；心盛則熱生於外，心虛則熱收於內，此有熱之虛勞也。無熱者，屬氣血不足，臟腑虛寒，以致飲食不消，手足厥



冷，時或嘔吐，發熱惡寒，骨節酸疼，面黃肌疲。此症有內外真寒，內外真熱，有內真熱而外假寒，內真寒而外假熱者。若飲食難化，大便不實，腸鳴腹痛，手足逆冷，嘔吐時作，畏見風寒，此內外真寒之證也；若飲食喜冷，大便堅實，胸腹痞脹，手足煩熱，面赤嘔吐，不畏風寒，此內外真熱之證也。若飲食如常，大使堅實，手足逆冷，胸脹嘔吐，此內真熱而外假寒也；若飲食少思，吞酸噯氣，胸滿嘔吐，面赤畏寒，此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今病人血虛勞倦，五心煩熱，肢體酸疼，頭目昏重，心忪頰赤，口燥咽乾，發熱盜汗，減食嗜臥，是乃有熱虛勞之症，延久不治，漸成骨蒸，法當逍遙散治之。』後開藥方，不過當歸、芍藥、麥冬、茯苓、遠志、甘草、柴胡、白朮、五味子、地骨皮之類。西門慶看完，遂又說道：『照這裏看來，你的身上，狠有幾分病，明日叫人去請一個來瞧瞧，究竟此病怎麼樣？即如夜裏這孩子，要纏繞你，叫奶子抱去睡，你也得靜養靜養，自然比勞動好得多哩。』西門慶李瓶兒正在說話，可可這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拍哄不肯睡。李瓶兒叫迎春，拿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睡去，其時已三更天氣。

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歇了，料想他今夜總不進來了，也不體察外邊事情，只顧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胞衣，并薛姑子的

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不久氣血運動，營衛融和，就是胎氣。薛姑子交代明白，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裏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物件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憐薛爺在那裏，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炮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於是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緞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當言十日賣不的一擔真，一日倒賣三擔假了。」

### 第五十二回 打貓兒金蓮品茗 鬪葉子敬濟輸金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度婆婆勢，嬌坐衙別家生日，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裏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教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個黑

夜說了一夜話兒，只有心肝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跟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廝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廝倒說到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裏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嬌坐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跟前，架甚麼舌兒哩？怪道他昨日決裂的，就往前走了，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裏，歹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嬌坐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裏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

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緞帛，就與他，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裏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符牌，及各色紗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叫迎春拿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裏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會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嬌坐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叫他怪我，你須預備的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本來有病，勉強支持，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裏有這意見！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廝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是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好待我一場，草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便是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算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

兒丟下計盪，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會吃飯。回到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莫非病重起來了？今天的藥，吃過沒有？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裏怎麼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裏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方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賭身罰咒，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大妗子說，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掙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瓶兒房裏走不

送。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這個賊胖禿，來我這裏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菴兒哩，和一個小夥勾當，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拿到衙門裏，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叫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拿來衙門裏，再拶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怎麼道行？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裏出五百兩，我這裏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們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舖子卻教誰開？西門慶道，且教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叫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內看見，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伯爵道，也只在這個月裏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了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

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裏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叫他又往那裏借去？」西門慶道：「城外東街徐四舖少我銀子，我那裏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只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柬帖道：「曉得了。」

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裏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緻，上畫兒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裏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帮着在院裏，就把二條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裏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慌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



說來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標着他走，這些借人家銀子，那裏借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城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西門慶正吩咐陳敬濟，教他往城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姐來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絨汗巾子搭着頭，雲髻不整，花容黯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們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便是俺這媽越發老的詔刀了，就是來宅裏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囂了人，他便往爹這裏來了，給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拿的去，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裏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裏，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嚇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裏皂隸，又拿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

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可不見憐，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的齊香兒名字，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天庖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鵲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裏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裏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裏替你說去。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裏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裏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拿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裏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裏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没人去。月娘說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教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嚇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吩咐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衙裏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

(19) 回二十五第

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拿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道理，我央及爹這裏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於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裏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裏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裏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裏。來保道：我來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孽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裏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來，就趕了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邊去，是出紗羅緞絹的窩兒裏，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諾，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裏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吩咐，教俺們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裏住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

屋裏房屋寬廣，住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裏尋俺們就是了。來保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脚東西，捎進府裏，與你愛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並他兩雙鞋，起動保叔捎進去與他。於是將手帕包袱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錦兒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行李，明日早起。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啞，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鐘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象沒事的人兒一般。于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旁邊。三人坐定，吃酒。來保吃了幾鐘，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裏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僱下了不會來保道，明日早僱罷了，鋪子裏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裏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甌兒，再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盪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回到壺裏，教錦兒炮熱了，傾在壺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禮，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脚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裏，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兩口兒齊送出門來。這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

身東京去了。

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文書來，派俺本衙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陛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請借幾兩工上使用。待闕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小？只顧拿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來，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回說：城外徐四家銀子，拜上爹，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裏等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橫坐下，陪着吃酒不題。

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裏吃酒。先是郁大姐唱了一回張生遊寶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才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筷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拿過郁大姐琵琶來，等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與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裏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現爺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

娃娃，做臉兒快，頭裏一來時，把眉頭蹙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絃，唱了一回。

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們活變活變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裏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趨起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裏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這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來到房裏，只見西門慶手中，拿着洒金老鴉扇兒，向窻前蹲着，一個白獅子貓兒，引鬪他作耍子。被潘金蓮奪過扇子來，把貓兒儘力打了一扇靶子，打出窻外去了。這裏西門慶問道：你在月娘房裏吃酒，正好暢暢心兒，爲何就進來了？潘金蓮道：先是郁大姐唱了一回張生遊寶塔，後來李桂姐接過琵琶，也唱了一回，實在唱得好聽，本要多聽息兒，被李桂姐灌了幾鐘酒，已經醺醺醉了，因聽琴童說，爹已回來了，恐有什麼事，乘個空兒，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裏，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西門慶道：今日李桂姐，心上有事，倒還有這些心思，唱曲兒。潘金蓮道：他的事，已經爹許他說人情，他自然十分放心了。遂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點了茶來，金蓮吃了，又對春梅道：你去好好的泡煮一甌兒，我

今日不知甚麼緣故，口中焦渴得緊，想必多灌了幾鐘的酒。西門慶道：「前天衙門裏送來的幾瓶芽茶，琴童拿進來沒有？」金蓮道：「拿是拿進來的，放在什麼地方也記不清楚。」於是叫春梅找尋出來，就將這個芽茶泡得一甌濃濃的，放在金蓮面前。金蓮道：「我聽得有人說過，這茶的東西，要是蘇州惠泉，福州武彝，纔是最好的，其餘也不必說了。」西門慶道：「這個雖不是惠泉武彝的茶，但是味厚香清，也不能說他是歹貨。」當下金蓮接連吃了數甌，覺得精神有些清爽，說道：「此時不知後邊的酒散了不會倘若還沒有散，我再叫郁大姐唱幾齣曲兒解解悶哩。」西門慶道：「我前與應伯爵幾個弟兄結盟之時，設席同叙，酒席上很有幾個會唱曲的，現在我還記着，我來唱與你聽，你歡喜麼？」潘金蓮道：「什麼不歡喜聽，只是多謝你了。」於是西門慶先把謝希大唱的殿前歡離思二曲，唱道：「夜啼烏，柳枝和月翠扶疏，綉鞋香染莓苔露，搔首踟躕，燈殘瘦影孤。花落流年度，春去佳期誤，離鸞有恨，過雁無書。」月籠沙，十年心事付琵琶，相思懶看圍屏畫，人在天涯。春殘荳蔻花，情寄鴛鴦帕，香冷茶糜架，舊遊臺榭，曉夢窻紗。」潘金蓮連聲說：「唱得好聽。」西門慶不待潘金蓮贊好，遂又接唱慶東原九曲。西門慶唱完，說道：「這九曲是應伯爵唱的你道好聽不好聽？」潘金蓮道：「聽是好聽的，只不懂裏面意思，可是你唱了一晚，也該歇息歇息。」西門慶看看窻外鷄鳴，東方漸白，就不去睡，遂即梳洗，換了



衣裳。那知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碼頭上，投王伯儒店裏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找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捎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會寫，教來保後邊捎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毡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裏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裏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毡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春綢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錢一圓。吩咐包五錢銀子，拿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恭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眷生黃葆光拜，却都是一樣的補掛，烏沙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叙禮，各道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黃

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容當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莊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道：因承雲峰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權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任東平胡知府那裏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於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一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鐘，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席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太監莊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

旋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吩咐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叙話，問道：「老先生尊號？」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現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提。」

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去，直睡到晌午，方纔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湏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旁，接念佛號。大姑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遊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

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歸塵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落後王姑子薛姑子又演說些釋迦牟尼觀音菩薩等典故，正待唱佛曲兒，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毡包兒說道，不打緊，等我拿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毡包，拿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豬一口，金酒二尊，公昏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吩咐，到家教書童快拿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拾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裏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又不在，教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叫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他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裏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城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秫秫小廝，在外邊胡亂行走去了。正在急忙之際，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驢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銜手

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秧小廝，仰攆着掙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裏不看，跟着人做甚麼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城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入的秧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撒翻倒，兩個就箍碌成一碗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你算帳，騎馬一直去了。

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裏，恁有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放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裏跑兔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叫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裏圍着他怎的？咱們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裏做甚麼哩？於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陳敬濟正在裏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格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裏拌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

(29) 回二十五第

金蓮道，你好胆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鬧他，爹使我城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捎銷金汗巾子來，想不到那裏，袖子裏摸銀子，沒了，不曾捎得來，來家他說我那裏養老婆，和我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罰呪，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樣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裏？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會？大姐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拿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城外有也捎幾方兒與我。敬濟道，城外手帕巷有名主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顯。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紅牙海水，嵌八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麻花銷金的。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

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花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裏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闌干兒都是纓絡珍珠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耶！再沒了賣瓜子兒開箱子打噴嚏，鎖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裏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裏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裏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夫捎了來，那又起個箸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捎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口兒鬪葉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們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鬪。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場。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醺，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裏來了。



第五十三回 應伯爵塢內誑春嬌 潘金蓮園中遇愛婿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說道：「前夜不曾睡着，天亮就出去了，今日也該早些兒回來，不提防挨到這個時候。」又見西門慶酒帶半醺，連忙設放衾枕。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不料西門慶一忽兒就睡熟了。潘金蓮見西門慶已經酣睡，推他不醒，想着月娘那邊，薛姑子王姑子還未家去，看看時刻未遲，逕向月娘房裏走來。那月娘見潘金蓮走到門前，起身接進，薛姑子王姑子也合掌問訊，大家坐下。月娘道：「今日甚風吹到這裏坐坐？」潘金蓮道：「爹在夏提刑家吃酒回來，人已醉了，倒在床上，一經睡去，我想一人悶坐無聊，還是到這裏來，說說話兒。」遂向薛姑子王姑子問道：「世上的人都說是有天堂地獄，到底這句話，是真的假的？」薛姑子道：「那裏是假的，天有三十三天，上天是大羅天，天上有七寶山，山上七寶宮，宮內七寶台，有上中下三界，上界是釋迦牟尼原始佛祖所治，中界是觀音大士文殊彌勒所治，下界是幽冥教主大覺禪師所治，又有三千世界，有小鐵圍山繞之，名叫小千世界，有中鐵圍山繞之，名叫中千世界，有大鐵圍

山繞之，名叫大千世界，此三千世界之中，有百億須彌山，搆之者，罪花凋落，信之者，福種萌生。月娘道，莫非地獄也是真有的麼？王姑子道，地下分爲八大地獄，如劍樹刀山之類，最下爲阿鼻地獄，闔八萬四千有尋，人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沈淪無間。潘金蓮道，前日來了一個和尚，說甚麼有長生不老的仙方，你是女師父，可也有仙方麼？薛姑子道，製丹鍊汞，乃是道家所爲，但釋家亦間有之，不過九丹之要，非凡人所得聞見，第一丹名叫華丹，服之七日成仙；第二丹名叫神符，服之百病皆愈；第三丹名叫神丹，服之百日成仙；第四丹名叫還丹，服之亦百日成仙；第五丹名叫餌丹，服之三十日成仙；第六丹名叫鍊丹，服之十日成仙；第七丹名叫柔丹，服之五日成仙；第八丹名叫伏丹，服之卽日成仙；第九丹名叫寒丹，服之亦卽日成仙。潘金蓮道，怪道，爹那日子，見了這個和尚，很敬重他，要向他求這一個仙方。月娘見潘金蓮只管說仙方，恐露出自己的心事來，就將別個話兒岔開。對潘金蓮說道，我此刻記起來了，你說要買一條好的裙子，現在買了沒有？潘金蓮道，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線摺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裏邊買的，倒不知多少銀子？將來去買一條就是了。正說着，聽得雞已叫了，說時候不早。潘金蓮與薛姑子、王姑子、月娘等，作別起身，回到自己房中就寢，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西門慶早晨，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裏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三日在磚廠劉大監莊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篋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篋頭哩。」於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內，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篋家活，與他篋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篋了頭，又叫他取耳摺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着官哥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燕酥茶食，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咐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日，好來走走，我這裏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裏，我到那日已定來。」於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姑子回後邊去了。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裏遊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裏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裏。」

瞧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於是順着松牆兒，到翡翠軒，見裏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絹帳銀鈎，冰簟珊瑚枕。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裏，便道：你們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們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鬥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

應伯爵走到松牆邊，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裏。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不關我事，也罷，你且把哥子與我抱抱，於是搜過來。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的蠢才，若不是怕謊了哥子，我這一扇靶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謊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牆拐角邊伺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裏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於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

伯爵與西門纔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裏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朝旋叫廚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們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裏，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裏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裏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裏沒個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圖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菓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鐵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雞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晨，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裏，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潑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裏，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搨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

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怎的？給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裏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裏，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們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裏，怨恨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概，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如俺們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目，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說殺罷了。說畢，小廝擎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廝拿來咱們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捧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筷，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擎起箸來，只三筷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們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也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捧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軒，各花台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鱈魚，一盒批把果。伯爵

第五十三回 (37)

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裏剝的送來，我且嘗個兒着，一手搵過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搵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賊着。西門慶吩咐，叫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甯兒？平安道，是黃甯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裏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

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吩咐教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擎歷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叫小玉取了歷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二十一日，是個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旁，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纔剃得幾刀兒，這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咽下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嚇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

那小周兒嚇的收家活不迭，往外沒脚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教進來剃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咽了半日氣，纔放出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胆，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拏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於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耍，你也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闕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奶子。月娘吩咐，且休與他爛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奶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說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拏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讓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拏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歷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歷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哩，本月二十四日，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裏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裏害思錢病，黑夜害倦力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攬掇着都生日了。



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

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餚饌。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人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下酒，也是拿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鬼花子，你繭子包網兒，好有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尙，要吃飯，休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尙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賊婦兒，你休笑話我。」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伯爵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這狗才，還要糾纏不了麼？」大家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拿起琵琶，橫擔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黃鶯兒道：「誰想有這一種，滅香肌，憔悴損，鏡鸞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懶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耽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又續唱道：「最難禁焦樓上面角，吹徹了斷腸聲！」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囊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混人的。」又接唱集賢賓道：「幽窗靜悄，

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提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裏睡得安穩？」伯爵道，「傻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拏了他去怎的？在家裏睡覺兒哩，你便在人家的躲着，逐日裏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雙聲疊韻道：「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舖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褲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淚打肚裏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爲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又接着唱道：「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裏先走避，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真。」伯爵道，「傻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曲兒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得假真，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埋，把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圖財，這小妮子終日裏抑鬱胸懷，訴不清！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這恨海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擱斷腸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把人就逼。」

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叫簇御林道：「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桂姐又唱道：「却原來廝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裏倒相應，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裏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幾番病。負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教我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襲個招宣了罷。」桂姐又唱：「琥珀兒墜道：『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甯耐等，想紗窗風雨夢難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零。』」又續唱尾聲云：「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零，那世裏的恩情，翻成做畫餅。」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書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酬勞桂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摸。」當下謝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們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於是二人又打雙陸。

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捎些香茶兒出來，頭裏吃了些。」

蒜，這回子倒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裏得香茶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摘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叫謝希大：你這裏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畫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屋裏，一回身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同到藏春塢，假山石上，聽那樹上鶯哥兒弄舌。聽了一回，李桂姐問道：前日求爹爹，保哥往東京去，說這件事，究竟不知什麼樣？多虧爹爹可憐見，許我辦這個事，倘若有些差池，又不知要愁到什麼地步了。西門慶道：你且放心，好歹總有個信息，何必自己先苦惱起來。不想應伯爵不見了。西門慶就到水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裏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談話，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的聲兒，在假山石上，同西門慶不知講什麼話兒，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走近前來，看見西門慶，桂姐道：你兩個有話不到外邊來說，却弄到這裏，沒有人聽見了麼？李桂姐道：怪囊刀子，猛的進來，謊的我一跳。伯爵道：快些說了罷，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聽見，我就

來了，且過來說一句話兒我聽聽。西門慶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好好的在這裏說話，休來鬼混。那應伯爵道，賊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喫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在這裏講什麼話？惹些是非不成？桂姐道，去罷，怪應花子。伯爵道，我去罷。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裏許我的香茶在那裏？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囊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個，也就下了假山，一同出來了。

那西門慶同桂姐二人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方要走，到李瓶兒房裏去，被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搯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些一兒，繇他繇他，等我問李家賊婦淫兒要。說着，只見李銘進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裏來？你沒曾打聽得他們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裏，這兩日縣裏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裏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裏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裏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孀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幹

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們會了你爹，與他做生日。李銘道：爹們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孀和桂姐，愁不請爹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們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鐘酒着，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靶鐘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叫琴童，又斟了一鐘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擎兩盤燒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筷子，又撥了半段鱗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嘗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擎與他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裏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裏，剔出來多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裏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搵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搵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搵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吩咐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纔上來拿箏彈唱。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個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二那事，我後

第五十三回

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

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玳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莊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趁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壘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菓餚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鬪牌，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裏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上臥雲亭下棋投壺，吃酒耍子。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往城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裏，玉簫收了。於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衆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涼。因見牆角草地，一朵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瞧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

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漬漬的，只怕跌了你，教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個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置的汗巾怎樣了？敬濟笑嘻嘻，向袖子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裏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於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擎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濟敬，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個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裏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於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裏，到且是蔭涼。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小枕頭，並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和五娘在這裏抹回骨牌兒，你就在屋裏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躺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叫迎春往屋裏，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臥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那金蓮記挂敬濟，在洞兒裏，那



裏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口，叫敬濟說，沒人了，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來，裏面長出這些大頭香菇來了。那婦人真的入到洞裏，要去瞧這香菇，不料被敬濟騙了一騙。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裏，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躺在蓆上，登手登脚的大哭，並不知金蓮在那裏。只見旁邊一個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裏去了？耶喏耶喏！把孩子丟在這裏，吃貓誑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這裏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裏有貓來誑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拿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裏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道，乾淨誑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裏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裏討個貓來？他想必餓了，要嬾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拿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嬾。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牆兒轉過捲棚，一直往外去。

了。月娘見孩子不吃爛，只是哭，吩咐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發他睡罷。於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歸到前邊廂房中，有些咄咄不樂。

## 第五十四回 潘金蓮推開堵兒 吳月娘拜求子息

話說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劉太監莊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迎接。那劉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劉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個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個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劉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劉太監再三不肯道，咱忝是房主，還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今日該是老太監兒。西門慶道，若是序齒，還該劉公公。劉太監推却不過，向黃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黃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過茶，當值的就遞上酒來。黃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絃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細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雨

淋。』唱畢，劉太監舉杯，勸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個絕代才子，况唱的聲音嘹亮，響遏行雲，却不是個雙絕了麼？」西門慶道：「那個也不當奇，今日有黃安二位做了賢主，劉公公做了地主，這纔是難得哩。」黃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劉公公是出入紫禁，日覲龍顏，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楊柳腰』的時曲。唱畢，衆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

且說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會得手，終日快快不已。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鬼混了一場，也覺得無聊，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裏看見了，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與金蓮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提防，吃了一嚇，回頭看見是敬濟，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走開去，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裏肯走，被金蓮儘力推開，回身就走到自己房裏去了。這裏陳敬濟無精打彩，呆立了一回，正要再往花園裏邊閒玩，只聽得隔牆外，習習的響，又有人說話。敬濟留心聽着，却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醺的，嚷進門來。敬濟一見書童

玳安就向前問道，那邊酒席還未散麼？到了這時，爹還沒回。玳安道：今日劉太監勸酒，百般殷勤，且都是會吃酒的，你一杯，我一杯，正吃得十分高興哩。敬濟道：今日請的是那幾位客？玳安道：就是黃安二位主事，此外也沒什麼外人，今日爹也覺得開懷，酒是吃了不少，恐怕要醉哩。裏邊月娘聽見外邊有人說話，知道是西門慶回家，忙着小玉來看。那小玉出來，見是書童玳安，同陳敬濟說話，回身走到房中，說與月娘知道。月娘知玳安已回，就叫他進來，問道：爹爲着怎的，這時光還沒回來？玳安道：爹在那裏正散席哩，隨後想就來了，我兩人怕晚了，拿着冠帶拜匣先來了。月娘道：爹既就回了，你把這些拜匣物件，到裏邊放着，出去外邊伺候就是。玳安答應了，忙把冠帶拜匣放好，隨即出來等着。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裏來，就倒在月娘床上要睡。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裏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身子真有些不好，不是假的，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裏去了。金蓮正被敬濟鬼混不休，溜回房中，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遂即坐下。潘金蓮道：你今日的酒，真吃醉了？你進門我就起來迎接，什麼緣故，連回話兒都沒有？西門慶道：你倦

昏昏眠在炕上，你想着誰來？金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對西門慶笑着，向後邊叫春梅點茶去了。當晚打發西門慶上床安睡，不消說得。

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飯依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末藥，也服了，喉嚨內微覺有些腥氣。月娘閉着氣，一口呷下，又拜了四拜。當日不出房，只在房裏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教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了。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安拿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廝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幾。西門慶道：多感厚情，正要叩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反勞台駕先施。安主事道：昨晚老先

生還未盡興，爲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過三盃茶，說些閒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邊，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禮帖，吩咐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怎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盃酒，又吃了些鮮魚臘鴨，便不吃了。月娘叫收過了。小玉點上茶來，西門慶隨便吃了。脫衣上床，枕上綢繆，被中繾綣，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了。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鷄子腰子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愿，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愿，你又忙碌碌的，不得個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愿時，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吩咐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西門慶便出迎相見，應伯爵道：「前日謝子

純在這裏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裏，哥應付了他罷。西門慶道：我那裏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銀子來，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風呆了臉，看常時節。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哥兒長養麼？西門慶道：生受注念，却纔你李家嫂子，要酬心願，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纔望個秋收，小兒兒萬金之軀，是個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二歲有關，六歲有厄，九歲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論起哥兒，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田；若是嫂子，有甚願心，正宜及早了當，管情叫哥兒無災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回話道：王姑子不在庵裏，到王尙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尙書府中，找尋他半日，纔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節說話兒，一處坐地。書童拿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言道：小弟蒙哥哥厚愛，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裝，多有疎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城外花園裏，頑耍一日，少盡兄弟孝順之心。常時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自然鑒納，決沒有見却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沒事，却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裏，箸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麼？西門慶道：既

如此，我便不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但郊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些。西門慶道，這不打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琴童，吩咐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城外花園內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召，不知有甚吩咐？老身因王尙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脫身。西門慶道，因前日養官哥，許下些願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謝佛恩，第二來要消災延壽，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哥兒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生有夜叉羅刹，常喜害人，令人無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爲，如今小哥兒要做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甚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侍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就我庵中完願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裏，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庵裏起經。小玉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夾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



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裏邊帶過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

### 第五十五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却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娘便拿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吩咐道：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敬濟推道：爹明日要去城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裏照管，着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弄鬆，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違拗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禮拜。調撥已定，單待明日起經。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得。韓金釧兒答應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峙節道：郊外飲酒，有一箇儘勾了，不消又去叫。說畢，各各別去，不在話下。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早飯吃了，便乘轎往觀音菴起經，書童玳安跟隨而行。王姑子大門迎接。西門慶進菴來，北面皈依參拜。王姑子宣讀疏頭，西門慶聽了，起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餅菓之物，擺在桌上。

西門慶不吃，單呷了口清茶，便上轎回來，留書童禮拜。回來紅日纔半竿，應伯爵早同常峙節來請。西門慶笑道：「那裏有請吃早飯的？我今日雖無事，也待下午纔好去。」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十里，有個內相花園，極是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早去，盡這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峙節道：「今日哥既沒甚事，故特早邀，使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我乘轎便到了。」應伯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口前去，又轉到院內，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回去。應伯爵先一日，已着火家來園內，殺鷄宰鵝，安排筵席。又叫下兩個優童，隨着去了。

西門慶見三人去了多時，便乘轎出門，迤邐漸近，舉頭一看，但見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掩無邊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良辰聯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苑。西門慶贊歎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峙節出來迎接，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纔是兩個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要遞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住，你們先陪我去瞧瞧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攙着韓金釧兒同走。伯爵便引着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闌，轉過垂楊邊，一曲茶蘼架，翫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中間探梅閣，閣上名人題詠極多。西門慶備細看了。又過牡丹臺，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

聽竹館，鳳來亭，匾額都是名公手跡，右是金魚池，池上樂水亭，凭朱欄俯看金魚，却像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面。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爵催促，又登一個大樓上，寫着聽月樓，樓上也有名人題詩，對聯也是刊板砂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仙洞，深幽廣闊，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般。出了洞，登山頂一望，滿園都可見。西門慶走了半日，常峙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却又走不得了，多虧了那些擡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裏，西門慶坐了上位，常峙節坐東，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送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盃水酒，哥說那裏話？三人吃穀數盃，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白面朱唇，綠慘慘披幾寸青絲，香馥馥着滿身羅綺，秋波一轉，檀板輕敲，正是傾城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方。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羣芳，綻錦鮮，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聲。西門慶稱贊不已。常峙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婦女，便無僧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咱也早叫他坐了，決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人都笑起來。

三人又吃了數盃，伯爵送上合盆，斟一大盞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

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釧姐。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盃，若說不出，罰一盃，還要講一個笑話，講得好，罷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拏起令盅，一飲而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該常二哥了。常時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傍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主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應二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逼得緊，便道：洩漏春光有幾分。西門慶大笑道：好個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出該一盃，說別字又該一盃，共兩盃。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盃。眾人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揚子江，到晚叫艙公泊別處罷，這裏有賊，艙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艙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賦，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賦便賦，有些賊形。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常時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怎的便罰十大盃？常時節道：你且自家去想。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個財主，却被伯爵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沒理會，到被常時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覺失言，取酒罰了兩盃，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盃也不強你，若該罰時，却饒你不得。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盃，瞅着常時節道：多嘴。西門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願不的許多，且說

來看。伯爵纔安心，又說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覈見，在家裏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個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却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實是無心。西門慶笑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釧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煩人，今日一般也說錯了，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急了，走起來把金釧兒頭上打了一下，說道：緊自常二那天殺的韶刀，還禁的你這怪賊婦兒，來插嘴插舌。不想這一下打重了，把金釧疼的要不得，又不敢哭，竅蹙着臉，待要使性兒。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反又打人，該得何罪？伯爵一面笑着，撲了金釧說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嬌，輕輕盪得一盪兒，就待哭，你不要哭，明日買件物兒送你。金釧兒揉着頭，蹙了他一眼，罵道：怪花子，我不要你的物，你買來送你家媽媽子去，自然有用的。伯爵說笑道：我家媽媽子，我自然賞與他，你狠有趣，我也要買一件送你。又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一個小娘，因那肚皮大了，有人教導他，你把裙子拴緊，肚皮敢就小了，那小娘真個依下，把裙子牢牢拴着，不多時，拴得疼了，不好過，竅蹙着，立在門前。一個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小淫婦兒，倒像粧霸王哩？這小娘正沒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俺蕭何粧不過，誰這裏粧霸王哩？說畢，一座大笑，連金釧兒也撲訖的笑了。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

與西門慶完令。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釧兒不肯，常時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却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喬徽兒底架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輕走去，蹲在他後面，伸手去挑弄他。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會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不防常時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險些兒不會濺了一臉子的尿。伯爵扒起來，笑罵着趕去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的，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於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箇自己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一財主撒屁，幫閒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人，幫閒道：待我聞聞滋味看，假意兒把鼻一嗅，口一嘔道：『回味略有些臭，還不妨，說』的衆人都笑了。」常時節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衆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時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彈唱着奉酒，衆人歡笑，不在話下。

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聳，又不敢造次，只在雪洞裏張看，還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心不過，就一直逕奔到金蓮房裏來，喜得沒

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纔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因知婦人唱曲，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搶進來，對金蓮說道，昨日丈母叫我去觀音菴禮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爹去吃酒了，我絕早就在雪洞裏張望，望得眼穿，並不見有一個俊影兒，因此拚着死，覓得進來。金蓮道，村說嘴的，你且禁聲，牆有風，壁有耳，這裏說話，不當穩便。說未畢，窗縫裏隱隱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漸走近屋裏來，又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却又跑轉去，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叫陳敬濟，你速去休，這事不濟了。敬濟沒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娘叫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沒會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去。這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敬濟已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絹兒，尙兀是警心哩。

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三人，吃的酪酏，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跪着告道，莫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話來？伯爵便取箇大甌兒，滿滿斟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時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銀子，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吩咐我有酒，也着人叫你。說畢，上轎便行，兩箇小廝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兒轎子進城來，不題。西

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裏歇了。

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晨看鏡子，兀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却似閃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水低，丟了孩子，叫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前次叫來的太醫，吃了藥，並不見好，這回我去請任醫官來，看你脈息，吃些丸藥，管就好了。便叫書童寫箇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擾，兩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通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爵廝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位貴恙？西門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子有些不好，勞老先生仔細一看。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看。說畢，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裏，就床前坐下，叫丫頭把帳兒輕輕揚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用帕兒包着，閣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脈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把三箇指頭，按在脈上，自家低着頭，細玩脈息多時，纔放下。李瓶兒在帳縫裏，慢慢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捧將出來，閣在書上。任醫官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脈都看了，却斗膽要瞧瞧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但看何妨，就叫揭



起帳兒。任醫官一看，只見臉上桃花紅綻色，眉尖柳葉翠含顰。那任醫官略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箇病源，纔是箇望聞問切。西門慶就叫嬾子，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花哨哨走過來，向任醫官道箇萬福。把李瓶兒那口燥唇乾睡炕不穩的病，細細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箇恭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形神粗鹵，氣血強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症，看來却與夫人相似，學生診了脈，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己見，把那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停停當當，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送來，那夫人又有梯己謝意。吏部公又送學生一箇匾兒，鼓樂喧天，送回家來，匾上寫着儒醫神術四箇大字，近日也有幾箇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一箇箇飛得起的。况學生幼年，會讀幾行書，因爲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黃之術，真正那儒醫兩字，一發道的着哩。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箇房下，極與學生契合，學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

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的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任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箇笑話兒，講的好，有一人說道，人家貓兒，若是犯了癩的病，把烏藥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還吃甚麼藥？那人應聲道，吃白藥，吃白藥，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麼？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學生也止求一箇匾兒罷，謝儀斷然不敢領。又笑了一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日 苗員外一諾贈歌童

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如今夫人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爲不治，後邊一發了不的。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麼藥纔好？任醫官道，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爲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看着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

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裏煎服，不在話下。

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辰，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歹哥看我面，接濟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明日來兌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捲棚內，留他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裏住着哩？東京去的也該來了。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揚州去，恐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智黃四，坐在廳上等，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就問月娘，取出徐家來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兌一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回到廳上，兌與李三黃四。因說道：我沒銀子，因應二哥再三來說，只得湊與你，我却是要的。李三道：蒙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敢動，就都送來。於是兌收明白，千恩萬謝去了。伯爵也就要去，被西門慶留下，正坐的說話，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保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慶便問：你見翟爹麼？李桂姐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見翟爹，翟爹見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去說，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吩咐說：既是太師府中分上，就該都放了，

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尚未到者，但免提，已拿到的，且監些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沒尾，等他性兒坦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兒也免提了，造化他了。」來保道：「就是祝爹他們，也只好打幾下罷了，罪料是沒了。」一面取出翟管家書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與祝麻子，做夢也不曉的，是我這裏人情。」伯爵道：「哥，你也只當積陰隲罷了。」來保又說，翟爹見小的去，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與老爺去上壽，小的不好回說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翟爹說：「來走走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到也不會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只得要去走一遭了。」因吩咐來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飯，歇息歇息，遲一兩日，還要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乘機說道：「我且去着，再來罷，一面別去。」

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裏，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過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謝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月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處處，却爲着甚麼來？」桂姐道：「俺便賴爹娘可憐救了，只造化齊香兒那小淫婦兒，他甚相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賺鈔，帶累俺們受驚怕，俺們倒還替他，說了個大人情，不該饒他纔好。」西門慶笑道：「真造化了。」

這小淫婦兒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我家去說聲，免得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也不留你，你且家去說聲着。」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衆人臨去。西門慶說道：「事便完了，你今後這王三官兒也少要招攬他了。」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還招攬他哩，再要招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月娘道：「不招攬他就是了，又平白說誓怎的？」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促忙促急。」西門慶道：「蟒袍錦綉，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月娘道：「行李不打緊。」西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到次日，坐在捲棚內，叫了陳敬濟來，看着寫了蔡御史的書，交與來保，又與了他盤纏，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

倏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只得擇了吉日，吩咐琴童玳安書童畫童四個小廝跟隨，各各收拾行李。月娘同玉樓金蓮衆人，將各色禮物，並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二十餘扛。頭一日晚，各妻妾衆人，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吃完酒，就進月娘房裏歇宿。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的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裏來。

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藥，叫人去向任醫官討，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含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行來，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扛不計其數。約行了十餘日，到了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坊底下，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盤交進翟家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擺上珍羞美味來，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其餘般般都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值的拿上酒來，翟謙先滴了，天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案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能得拜在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麼？」翟謙道：「這個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不但拜依乾子，定然允從，自然還要陞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罷多時，西門慶使推不吃酒了。翟管家道：「再請一杯。」

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飯，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裏安歇，排下暖牀綃帳，銀鈎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持，西門慶脫衣上床獨宿。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挨到已牌時分，纔有個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隨後纔是小廝拿手巾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相見坐下。當值的就托出一個朱紅盒子來，裏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起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知，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盃，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

翟管家道，親家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對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侍候拜壽，未得廝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罷，再住回人雜，學生先去奉候，親家就來罷了，說畢去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叫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緞疋，抬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卽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却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員外轎上也望見西門慶，兩個下轎作揖。

叙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只見堂開綠野，閣起凌煙，門前寬綽，閣閣巍峨。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廠右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採明珠，門迎珠履，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六部尙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翟管家接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却不開中門？翟管家道：中門曾經皇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門慶全翟謙，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老爺壽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灣，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裏居民隔絕，那裏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爹叫的女樂，一班二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膳夜宴，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

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裏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裏與老爺書房相近。



了，脚步兒放鬆些，轉過迴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孔雀仙鶴，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叫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個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十個美女，一個個都是宮樣粧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絨單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說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分明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忙跑出來，叫抬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擺列在階下，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各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進上蔡太師做贄見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見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說了聲多謝，便叫翟管家收進庫房去了，一面吩咐擺酒款待。西門

慶因見他忙冲冲，就起身辭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早來罷。」西門慶又作個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已整了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個盹。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重整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復乘轎望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尙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倒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個。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略坐，稍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掛懷。兩個喁笑話，真是父子一般。二十四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值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了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桌席。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滿滿一杯，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個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

賞了諸執役人，纔作別告謝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再不敢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

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出來迎道：學生正想個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宴。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計其數。又有兩個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頓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蠢材，只會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

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們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裏做些針黹，通不出來閒耍。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嬌模嬌樣，丫鬢髻裏，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覷來覷去，指望一時

湊巧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說說笑笑做一處，只恨人多眼多，不敢大膽無禮。

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見月娘衆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問如今在那裏？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多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會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吩咐整飯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廝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敘寒溫。落後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蒙蔡太師厚情請酒，并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日好麼？你身子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吊不下家裏。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藥後，略覺好些。月娘一面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裏歇了。兩個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愛之情，俱不必說。次日陳敬濟和小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裏的帳目。應伯爵和常峙節打聽的來家，都來探望。西門慶出來相見畢，兩

個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峙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峙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韓夥計的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峙節應伯爵作辭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酒席上把兩個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歸心如箭，不曾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翟家問，纔曉得西門慶家去了。苗員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既許了他，怎麼失信。於是叫過兩個歌童吩咐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曾把你兩個許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們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們這些南曲，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悽然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由不得你了，待咱寫書一封，差人送你去。

教他好生看覷你就是了。兩個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館先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寫個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封了，差家人苗實，齋書護送兩個歌童，往西門慶家來。兩個歌童洒淚，辭謝了員外，翻身上馬，迤邐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逕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裏投下。

却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碌不迭。送禮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會到衙門裏去。那日稍閒無事，纔到衙門裏，升堂畫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一審問一番。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喝道，簇擁來家。只見那苗實與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跪下，稟說，小的是揚州苗員外家，有書拜候老爹，隨將書并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副啓，細細看了，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難得難得。兩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磕了四個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爹，萬求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實，並兩個歌童，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就叫兩個歌童，在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

慶事忙，要時常通個信兒，沒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纔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去。西門慶一例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撥，忽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裏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個歌童來唱南曲。那兩個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昨夜放江梅』，果然是響遏行雲，調成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贊說道：『哥的大福，偏有這些妙人兒送將來，也難爲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得尋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個名，一個叫春鴻，一個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幾個小唱兒。二人吃了一回酒，伯爵方纔別去。

## 第五十七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時節得鈔傲妻兒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却說常時節自那日來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

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杯。」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坐下，酒保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這幾日還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內子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着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忠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旱酒不吃了。常時節又勸一盃，算還酒錢，一同出門，徑奔西門慶家裏來。

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兒，尋花問柳頑耍，好不快活。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裏，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抬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裏？書童道：「爹在園裏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抬着



進去了。不一時，書童走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裏？」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吃酒，醉的不了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裏抬來的？」西門慶道：「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時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得，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的還不見到，不知買賣貨物如何這幾日？」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裏頭關了些送來與哥麼？」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裏擔擱着書也沒捎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關。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會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愁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下皮襖兒，又當在典舖裏，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裏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曾許下他來，因為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等待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

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臥房，一間廚竈，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十兩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峙節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雜用。打開與常峙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峙節接過，放在衣袖裏，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你又沒會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峙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閥，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上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畢。

常峙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歡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吵，嚷將出來，罵道：「梧桐

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裏，尙兀自千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漚氣，只叫老婆耳朵裏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裏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當當，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嚙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裹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裏奪去。常二道：你生平會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裏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嬌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會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睬，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常二看了，歎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潑罵。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便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

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裏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裏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兌銀與我成父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裏，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看，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裏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拷老，望街上買了米，拷老上又放着一塊羊肉，拿進門來。婦人迎門接的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出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肉也宰幾個請你。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恁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哥，任你肝子餓得疼疼的，我也只不管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往後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塊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

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綉裙子，一件月藍色綉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綉裙兒，共五件，又自己貼身的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綉直身，又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叫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不便宜，却值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

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峙節出門，仍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裏，叫他替我寫，省些氣力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別樣却有，要這個到難，第一要才學，第二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

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禁不的髮白髻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塊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個也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不守本分，跟了個人，走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一個個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慶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誑，我却不信，你記的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會記得他捎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略記的幾句，念與哥聽道：『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庇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筆如椽，往來言疏，落紙起雲煙。』西門慶聽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却怎的不捎書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

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家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一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兒，故此不拘形迹，使隨意寫個黃鶯兒曲兒，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行方便，哥你看他詞裏，有一個字兒是閒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裏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尤高，前年他在一個李待郎府裏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嫻致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他似舉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把不定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鬪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講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來來去去，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誑吊皮鬼混人，前日敝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

## 第五十八回

## 開緣簿千金喜捨

## 戲雕欄一笑回嗔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自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麼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纔七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他大孩兒，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的。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裏知道，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個，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放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裏，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找尋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方，去此一萬餘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纔到哩。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噯，若是果在遼東地，終不在個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布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着老娘拜個揖，一溜煙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小孩兒，怎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



睜眼淚，悶悶坐的，看看紅日西沉，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遠黑寂寂影兒裏，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俺的小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回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找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掛心，只是不要吊誑，哄着老娘，那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麼？一面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婆親手縫的，毫厘不爽。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迴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梁武帝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永福禪寺，做萬迴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不想歲月如梭，時移事改，那萬回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有幾個億賴和尚，養老婆，吃燒酒，甚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荒涼涼，將一片鐘鼓道場，忽變作荒煙蔓草！三十四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就卓錫在這個破寺裏，面壁九年，不言不語。

他忽一日發起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倒塌的不成模樣了，這些蠢狗才禿驢，止會吃酒喫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況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錢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見寺宇頹頹，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這好事成就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鼓，糾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旨。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拿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於是辭了大衆，着上禪鞋，戴上個斗笠子，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裏來。

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衆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閒，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吩咐買辦馭飯之類，又吩咐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爛子抱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粧成，笑欣欣直攛到月娘懷裏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拳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裏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

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牙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不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恥，弄虛牌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曾經過三個黃梅，四個夏至，又不會長成十五六歲，出痘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個水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裏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怪賊蠢才，沒廉恥的貨，怎的就能夠掙個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呐呐，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道：「爹在那裏？」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裏！怎的到我這屋裏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裏，那裏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裏就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的好事，保佑孩兒，小廝們却曉得，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裏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

行脚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爲那宇殿傾頽，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爲佛弟子，自應爲佛出力，因此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時，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一百五千，求老檀越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空頭觀看。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足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頽，實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那敢推辭。拿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情。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毫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家的行經，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但

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攔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裏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東京，多謝衆親朋友們，與咱把盞。今日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伯爵便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幾時寫的？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纔是財施，難道我從旁攬掇的，不當個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當時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却說那潘金蓮嘮嘮叨叨，沒精沒采，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嬾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着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下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募緣，與自己開疏的事，

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耍笑打觀的話，也說了一番，歡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兒。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由，沒正經，沒要緊，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却不積下些陰功，與那小孩子，自然日後容易長成些。古人有句話說得好，心田留與子孫耕，總之積惡與子孫，還不如積善與子孫，善有善報，有道皇天不負善心人。西門慶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我想行些善事，也要得常的，倘若被這些和尚姑子騙了去，那個也是枉然，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帛營求，咱有這許多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多用些銀子，也沒甚要緊，難道就減我潑天的富貴？不過這種事業，恐防未必有益哩？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

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盒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裏，月娘一面讓坐。看官聽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會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裏的和尙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那寺裏

的和尙，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有那應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衣，他丈夫那裏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熱，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的婦人，叫他牽引。聞得西門慶家裏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甚麼孝順，拿得施主人家，幾個供養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看見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二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而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呢呢，竟自去了。那薛姑子聽了，就站將起來，合掌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到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大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師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你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了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

往西方，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虔心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兒，如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個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多少印刷？有個細數，纔好動作。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裏去細細算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叫經坊裏印造幾千萬卷，裝訂完滿，以後一總算還他就是了。

正說得熱鬧，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尋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潘金蓮，憑欄獨惱，猛抬頭見了敬濟，就是貓兒見了鮮魚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談心，說了許多纏綿不盡的話，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算帳的事情，也不提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貓，左顧右盼，要做事，又沒個方便，只得一溜煙出去了。

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房裏，與我印了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找他。正說話，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時節這



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陞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請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敘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菓品，一齊兒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跡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伸的，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

### 第五十九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往雪娥房裏來。雪娥正在竈邊看收拾家伙，聽見西門慶往房裏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攬掇他往月娘房裏，和玉簫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舖床，添香焚鼎，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

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裏？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

萬兩銀子紬緞貨物，現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吩咐棋童看飯來。胡秀吃了，叫他往喬親家爹那裏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裏，尋夥計收拾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就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子往的朋友，原是緞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現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鴛鴦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往宅裏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了。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裏叫他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去了？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

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吩咐，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裏請幾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鴛鴦都與我鎖了，墩在門房兒裏，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們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裏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

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裏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蠢才，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伶俐，叫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姐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然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

爹這裏是那裏，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叫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畫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響，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生麼？應伯爵欠身道：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裏周爹，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叫老爹這裏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

正說話間，王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古，就知倪秀才與薦了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

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莊質樸，絡腮鬚，儀容謙抑，舉止溫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西門慶讓至廳上叙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請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賜，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菲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請進裏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那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那裏？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鴛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即出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豔麗。西門慶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

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

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們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們這裏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的，不像俺外邊的樣子，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裏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裏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裏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們來花園裏走走。董嬌兒道：等我們到後邊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裏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爛去，李瓶兒在屋裏，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

第 五 十 九 回 (101)

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姐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廝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們都在這裏，却叫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們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們在後邊四娘房裏吃茶來。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們在房裏吃茶，俺們問來，還不會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裏，看待一點兒，略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坊兒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裏，有大娘子，他二娘房裏有桂姐，你房裏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在這裏，我那屋裏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裏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裏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丫頭，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裏，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裏，只好晚夕來這屋裏睡罷了。

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裏有人，等閑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們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們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荆都監等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

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敘禮。任醫官令左右毡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纔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兼又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陳半街陸仙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道，守備府周爺來了。陳敬濟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於是二人交拜畢，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篔，下邊



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撥錦簇飲酒，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城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尊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才秀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後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傢伙都收了。又吩咐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叫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兒拿上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鮑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往口內，如甘露酒心，入口而化，說這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

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於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

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姑子和娘們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們都不去，等我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裏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們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棧兒米，買一石七八斗，你家搗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們去罷。齊香兒道，俺們明日，還要起早往城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屋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就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她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裏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偏要你這四個小淫婦兒，一齊唱曲，唱到天明，還

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這張油嘴，將來要生疔瘡哩。」伯爵道：「我的兒，你怎的乖巧，會說話兒？」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白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裏？」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裏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們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愛月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交椅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鸚鵡。「夜去明來。」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當下酒過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吩咐棋童備馬，拿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回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房子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吩咐，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裏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他新開個緞子舖，收拾對門房子，叫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幾時開張？咱們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衙衛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

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岔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

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三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蓋上庫，裝修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姑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裏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癩，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毡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鐘酒，不敢久坐，就去了，衆人就拿李瓶兒頂缺。金蓮又叫吳銀兒

(107) 回九十五第

桂姐唱了一套，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裏歇了一夜，早晨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裏。知道他孩子不好，不想進門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緞子鞋，滿面子都沾污了，登時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叫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裏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打發出去，叫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躡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雙鞋裝憨兒的？春梅道：我頭裏就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裏去罷。他佯打耳聾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瞧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裏，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都跟前瞧，躡的我這鞋上這齷齪，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俯着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探過來跪着，取馬鞭

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於是扯了他衣裳。婦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雨點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了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司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丫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說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裏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砧碌子扒起來，在傍邊解勸。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說了哥哥，爲驢扭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裏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擯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紫荆樹，驢扭棍單管外合裏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捧我。金蓮道：你明日只管撇着我走，怕他家拿長鍋煮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衝他，走到裏邊屋裏，嗚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

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裏，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

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說，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叫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裏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裏，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纔好？你叫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稱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吩咐，同薛師父往經舖，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卽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裏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只見大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拿起來看，却是沙綠爽紬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子，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裏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裏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裏吃了兩鍾酒，在屋裏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混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

不成，沒腳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裏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賺他些兒是傻子，只像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這屋裏，只許人放火，不許俺們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晨，刁簞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亂的，俺們又不管。每常在面前，他那等撇清兒，他說我心裏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裏，誰耐煩，叫我就攛掇往別人屋裏去了，俺們自恁好罷，背地還嚼說俺們，那大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們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裏去，你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裏，推看孩子，你便絮絮叨叨，說個不了，你道沒有人得知，使着自己的性兒，一逕顯你那乖覺，叫漢子歡喜你，那大姐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夕，我進屋裏，躡了一腳狗屎，叫丫頭趕狗，也噴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誑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衝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叫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沒教訓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說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貓黑尾，外合裏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



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躡到泥裏頭還躡，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舖裏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們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抬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裏，取出一個銀香球來，叫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於是拿了香球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舖了？賁四道：「與他講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球。」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

玉樓向金蓮解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撞不死，他若

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們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裏首站着，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裏，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上庫，閣緞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吩咐，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也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裏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們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吩咐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們出來站了多大會兒，怎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叫小廝帶出來，一答兒裏磨罷。於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裏，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吩咐來安，你到我屋裏，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裏又抱着四方

穿衣鏡出來。金蓮道，吳小四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時丁當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裏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裏，早晚照照，因問你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捐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搵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

當下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老叟便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磨淨的耀眼爭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吩咐平安，問舖子裏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一歲，尙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逐日掙錢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着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找尋他，不

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孽障，有這等負屈啣冤，沒處告訴，所以淚出痛心。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纜，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歎的了。孟玉樓道：不打緊，我屋裏抽屜內，有塊臘肉兒哩。卽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叫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裏有？可知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捎來的新小米兒，量一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拿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家媽媽子了，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開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騙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常時在家不得來。金蓮道：賊囚根子，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

第六十回 西門慶贈巾訪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驢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裏？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裏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裏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飯出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敬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一箱箱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緞貨，直卸到張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脚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就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過稅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伍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

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於是吩咐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

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吩咐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城外店裏，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們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舖子。韓道國道，這裏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一定還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却好，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老爹怎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方，難得世間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杯，闌別之酒，收拾就寢，久別乍逢，不必細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

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

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鴛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上覆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裏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吩咐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帶着披巾，身上穿青幃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到房裏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遙往院中鄭愛月兒家。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裏首迎接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吩咐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鴛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來這裏，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鴛子道：「俺們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們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裏去了。落後老爹那裏，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哩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鴛子道：「小奴才沒見過大天面，那

裏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說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纔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鴛鴦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纜，梳的黑漆漆光油油的烏雲，雲髻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紅鴛鴦鞋，步搖寶玉玲瓏，越顯那芙蓉粉面。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整，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住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裏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綉幕，錦褥華裯，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了許多精緻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放了家伙去，就舖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



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筭排雁柱，款誇鮫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西門慶袖中露出白綾汗巾兒，愛月兒道：「曉得你有香茶，想必在這裏？」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荷包着。」於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裏一掏，還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遂與愛月兒睡了一回，直至三更，方纔回家。

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取尺頭匣兒，與夏提刑送生日禮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纔回來？想必又往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原來這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繭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月娘道：「不是那裏，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緞匣送

禮去了。潘金蓮道：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廝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直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鑿了，門裏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裏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像娘們頭上戴着這個假壳，進入裏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小姑娘出來，不戴假壳，生的瓜子面，搽了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裏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裏，阿婆陪着俺們吃酒，并肉兜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像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怎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

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裏送炭，

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子，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裏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叫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個雞蛋，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內，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搗食。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緞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呱的一聲，倒塞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風搖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撲抱在懷，只顧唾痰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他要搗，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搖過一陣就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搖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搖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聽了，驚損六葉連肝肺，嚇壞三毛九孔心。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搖的兩只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伊伊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撲抱起來，臉溫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搖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裏貓所嚇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切不可

爲這死貓兒害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裏的貓嚇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貓在屋裏，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們怎的把孩子嚇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這屋裏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那得來這屋裏？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裏走跳。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搗他？可可今日兒就搗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說黑道白的，將就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們自恁沒時運來。於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裏去了。看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嚇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於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熬害趙盾丞相一般。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脈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嚇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纔好。月娘道：誰敢耽，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灸的，惹他來家喫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

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主張。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灸了五蘸，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內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搖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那的風搖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灸得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嚇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得過來，若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叫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蘸，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絲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腳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响啷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蕊，滿口牙零噙碎玉。潘金蓮見他拿出貓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裏喃喃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拖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貓兒，凝着你怎的？也是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裏，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恁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裏，因說奶子迎春，我叫你們看着孩兒，怎的叫貓嚇了他？把他手也搗了，又信劉婆子那老

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怎樣的，若好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拿到衙門裏，與他兩掙。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怎樣的，醫家也巴不得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於內，變爲慢風，內裏抽換得肝胃兒皆動，屎屎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又求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隲守他罷了。於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弔錢買昏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裏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氣，天弔客忤，治不得了，自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宵衣不解帶，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

門慶也不往那裏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

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鬢養娘都睡熟了。觀着滿窗月色，更漏沈沈，果然愁腸萬緒，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氣精神爽，悶入愁腸睡睡多。但見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誰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叮嚀鉄馬，敲碎思婦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當下李瓶兒臥在牀上，似睡非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這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裏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喊了幾口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李瓶兒嚇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裏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使拿轎子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裏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裏，只搖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裏氣兒，只有

出來了，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可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兩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裏，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裏，一口口搐氣兒。西門慶不忍着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嘆。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已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大哭。那李瓶兒搥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醒，撲着他放聲大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甯可我同你一答兒裏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櫬，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擡出去，那裏挺放。那李瓶兒躺在孩兒身上，兩手撲抱着，那裏肯放，口口聲聲，叫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蓬鬆，烏雲散亂，使道：你看蠻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下去？又哭不活



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擡出去，好叫陰陽來看，這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裏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着這個時候纔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們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道，擡他出去，那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他身上還熱哩，叫了一聲我的兒，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到在地下。哭了一回，衆小廝纔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裏，並他師父廟裏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裏，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叫他快擡了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趕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使入殮。喬宅那裏，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吩咐出來，叫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祕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於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於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坐壬子，犯天地黃喪，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生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刀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

寒之疾，臥床蓆穢汚而亡。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癩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亡攝去魂魄，托生往鄭州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閣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丁，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

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有到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晨衙門散時，就來吊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裏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裏，并喬大戶家，俱備拆桌三牲來祭奠。吳大舅、沈姨夫、城外韓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桌來燒紙。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黃第傳、李智、黃四，都備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到來上紙。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裏吩咐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

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房裏歇了三夜，枕上百般勸解。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咒，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陀羅經上所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孩兒三遍，但不過二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不信，我交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力化財，要惱害你身。爲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

須臾，過了五日，到廿七日早晨，僱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家男之柩，吳道官廟裏，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來，遶棺轉咒，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城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衆人，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

大妗子，和李桂兒，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往墳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兩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爍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搗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耍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牀頭上，想將起來，拍着桌子，又哭個不了。吳銀兒在旁，扯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裏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嘆，只顧煩惱怎的？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裏牆有縫，壁有眼，俺們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他將這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裏，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纔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裏，唧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們說我長，道我短，俺們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裏，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嬾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裏投奔李瓶兒見

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叫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李瓶兒良久，又痛哭起來。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那生嚙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叫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腰葬了。那日喬大戶，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娘子磕着頭，又哭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們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母又不老，往後不愁沒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叫徐先生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游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忘。西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在跟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

第六十一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裏只是涕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上煩惱憂戚，漸漸精神恍惚，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舊下淋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多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淅，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歎歎長歎，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響，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答應，乃自下床來，倒着弓鞋，翻披綾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是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李瓶

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直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裏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緞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舖面完善，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二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裏，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色，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須臾，酒過三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

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舖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黃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了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

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手，叫了李銘問道：「那個紮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原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於是歸到酒席上，便問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招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個口出妄言。」伯爵低頭，想了一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吳惠李銘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個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筍彈珠淚，喚梅香，起他去。」



別處飛。」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纔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拈將花片兒打。」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孩子，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就是你家有毛的蠻子。」伯爵道：「傻孩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的，不少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子，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爪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爪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裏，你口裏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生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相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姊夫不如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着數去，遇點要個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一起：「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吳大舅擲了個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沈姨夫也擲了個二，飲過兩

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道：『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溫秀才只遞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個急口令兒罷。』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擎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擎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鬪過那狗鬪過那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絞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鬪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拿個棍兒來？我如今告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人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化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化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個比他更妙？』牆上一片破瓦，牆下一疋驢馬，落下破瓦，打着驢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了驢馬？不知是那驢馬踏碎了破瓦？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據我看就是個驢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瘦驢。』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豬，哄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鍾，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遜了。』於是韓道國說道：『五擲臘梅花，花裏遇神仙。』擲畢，該西門慶

擲。西門慶道：「我要擲個六。」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果然擲出個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官進祿，主有慶事，於是斟了一大杯酒。西門慶一面令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吩咐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

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起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起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裏亂，就打發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會？」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是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個小舖兒，月間賺幾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個兒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願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裏還叫個大官和我去。」

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些小事，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裏面坐。伯爵拿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吩咐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下銀子，叫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

## 第六十二回 西門慶乘醉誇豪富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一日韓道國舖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你我受他照顧，掙了恁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况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裏也是這等說，明月初五

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舖子裏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什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裏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瞽目的，請將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顯過。」到次日，韓道國走到舖子裏，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裏，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馱飯菜蔬，一面叫廚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罇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底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茶出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口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內答應，感恩。」

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裏，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裏弔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道國道，我還不會說哩。西門慶問道：是什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裏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裏去，唱與他娘們聽。西門慶道：既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擎菓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鬢，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襖紅裙，顯一對蹻蹻金蓮，桃腮粉臉，描兩道細細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

上來，西門慶吩咐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能唱。於是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句，黑漆漆兩朵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是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台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蹉跎抽身不早，怨則怨席上樽前，淺斟低唱訴懷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一現曇花，權且將悶解愁消。」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們聽，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裏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不一時，收盃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廝玳安兒，送過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

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裏叫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裏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

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醉意起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就走入裏邊去了。王經便把燈燭移出，在前半間，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祖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裏有人說話，又見板縫裏，透過燈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對老婆，正在誇耀自己的豪富。只聽那婦人說道：「我家的承老爹莫大恩典，打發出去做生意，現在來回，手頭多了幾個錢，自然比前頭活動了好些，况他在外邊歷練歷練，見過大天面，也不像在家裏的時候了。」西門慶道：「這些算得什麼，我的家財豪富，清河縣內是獨一無二的，依靠我過日子的，在我這裏吃飯的人，也不計其數，就是這許多舖子裏夥計，那一個不賺我銀錢，不感我抬舉，可是你也都曉得的，只怕你家裏將來有了錢，就起厭心哩。」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厭，他靠那裏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一



心在我身上，他又爲我辦事，等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罷。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他若一經在家裏閒着，兩口兒怎能彀度活？他的生計，求爹的恩典，都要靠在我爹的身上，隨你把他安插在那裏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我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兩個在裏邊說話，都被胡秀聽得明白。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舖子裏睡去了，走到緞子舖裏，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裏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脚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裏睡去，你原來在這裏，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走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閉閉睜睜，就往舖子裏去了。韓道國打發胡秀出去，轉身走入裏邊，西門慶見韓道國進來，說你到那裏去了？來連人影兒都不見。韓道國道，小人往舖子裏，料理些事情，這裏失陪多時，恕俺的罪罷了。遂叫丫頭重篩煖酒，再上佳肴。西門慶又吃了幾鍾，談些閒話，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說道，你

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比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去接他來家，唱兩日，你們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裏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叫迎春來脫衣裳，要在李瓶兒房中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夜裏兩三次要起來，况丫頭替我煎藥，吵得你睡不着，你往別人屋裏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我只有口遊氣兒在這裏，我不過不說罷了。西門慶道：你有病怕冷靜，我來陪值你，我心裏捨不得你，如之奈何？李瓶兒瞧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得的我罷。又道：只怕等我明日好好兒，你就捨得我，捨不得他了。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裏正等的你火裏火發，你不去却忙惚兒來我這裏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於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了潘金蓮房裏，那時金蓮纔叫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奇，那陣風兒，刮到我這屋裏來？因問你

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出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裏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沒這個道理，只怕齊腰拴根着線兒了，你還搗鬼哄俺們哩，俺們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裏？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貓黑尾偷與他，却叫他戴了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裏去，賊沒廉恥的貨，一個大擗爪長淫婦，嬌模嬌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像人家那血毛，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糖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噴道：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裏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賣買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銃响罷了，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醋也是這般酸，賊沒羞的貨，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頑遍巷。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只是笑。就叫春梅點了茶來，西門慶吃了茶。聽得潘金蓮還是嘵嘵不休，心裏不耐煩，立起身來，出了房門，就走到月娘那邊去了。潘金蓮只道是西門慶哄着

他，假意出去，就會進來，不想等了多時，果然不見個影兒，遂叫春梅出外去看，回話說已到後邊去了。此時潘金蓮自覺懊悔，不該絮絮叨叨，把這許多話兒奚落他，又想他心兒上喜歡的多得哩，那裏來喜歡我，就叫春梅掩上房門，又吩咐春梅，他若再來推門，不許放他進來。春梅答應着，也去睡了。

這裏西門慶從潘金蓮房裏出來，走到月娘房中。其時月娘因李瓶兒丟了孩子，成日哭泣，現在已經弄出病來，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正在燈前獨坐思想，還未去睡。只見西門慶似醉非醉，似怒非怒的，走進房來。說道：今日誰家請你吃酒？爲何這息纔回來？我看你臉上酣酣兒洵洵兒的，莫非酒後與人家合氣不成。西門慶道：並沒有與人家合氣，今日韓夥計打南邊來，得知我丟了孩子，心裏不好過，特地備了許多酒菜，寫了柬兒再三請我，我原說夥計家不在這個上頭，何必又要費心，他說酒席已經備下了，定要請過去坐坐，解解悶兒，我因推托不過，就去走遭，他又叫了小小的女先生，名叫申二姐，唱了幾套曲子，那時我也開懷，韓夥計又把盞殷勤，不知不覺，吃得有些醉了。月娘道：你回來以後，李大姐房裏去過不曾？西門慶道：我已去了來，見他倦睡床上，丫頭還在那裏煎藥，我坐了一時，就出來了。月娘道：你日間衙門裏有事，又有許多應酬，沒有功夫閒着，也顧不到自

家的事，但我看李大姐的病，很有些重實哩。他自從孩子丟了，成日哭泣，不顧自己的身子，任憑你怎樣解勸，都解勸不轉來。我看你明日也要安慰安慰他，叫他自已靜靜心兒，耐耐氣兒，倘若把這些氣惱，弄到自己的身上，想來也犯不着了！况李大姐性情是柔軟的，志氣是高傲的，人家有些氣惱，還解得開，偏又他都放在心裏，這個你也應該知道他的。西門慶道：我就與他說去。月娘道：今夜他已睡了，你何苦又去纏他，時已不早，你也好往那邊去了。西門慶遂又走到潘金蓮房外，見門已關閉，便叫春梅開門進來，是夜仍在潘金蓮房裏安歇，暫且不題。

轉瞬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個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叫他唱與你們聽。又吩咐廚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不一時，王經轎子按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傍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

了半日纔來，恰似風兒刮的倒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愁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回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什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裏吩咐着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個好曲兒，與你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裏說個甚麼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願，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於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細唱了一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坐不多時，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裏去了，不題。

且西門慶到了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時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施，黃粉西施，滿

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鵝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螃蟹，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燂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熱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吩咐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時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裏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窰雙箍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躡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裏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裏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們幾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裏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女，咱門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時節道：小

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裏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乖巧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走，他們極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們，已搬過去了，咱們各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裏整治定當，叫小廝抬到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玩耍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吩咐每人出多少分資，俺們都送到哥這裏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夠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裏沒地方兒。

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裏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



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裏。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裏，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纔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於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麻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來謝我，我節間留他們坐坐，大舅來的正好。於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忙叫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罇兒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嘗，先搗一瓶涼水，以去其蔞辣之性，然後貯於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比葡萄酒。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醇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

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當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們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兒。常峙節笑道：賤內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桂姐在這裏？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說，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叫出來，俺們瞧瞧？就唱兒，俺們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們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聽的兒。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出他來，俺們見見兒，俺們不打擊，叫他只當唱個與老舅聽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椅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念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數套，小

(153) 回二十六第

唱也曾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吩咐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

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霎時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擱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姐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擱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裏，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絲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來看你。李瓶兒又噴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吩咐迎春打鋪，叫你娘睡罷。月娘子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吩咐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

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渣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房裏坐淨桶，不知怎的？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裏？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搗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晨，往衙門裏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裏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脈，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脈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太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爲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相厚，又是明用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出不已。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

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雪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子去。花子繇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懶懶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裏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媳婦也有些病，是他看來。老爹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哩。西門慶聽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城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感，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沖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夥計說城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生爲這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處。」

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同伯爵敘禮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

親家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懸念。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移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城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大小方脈俱精，他兒子何岐軒，現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趙龍崗來看過，再請他來看看。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源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他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癡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擲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何老人看了脈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沖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不知當初起病之由，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

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脈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生想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醫爲業，家祖現爲太醫院院判，家父現充汝府良醫，祖傳三代，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家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脈訣加減十三方千金部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脈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裏，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遲數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詞，不能細陳。何老人聽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平兼五星一般，纔看得准，庶乎不差。西門慶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西門慶卽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搗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叫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卽叫李瓶

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眼，卽開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得人哩。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重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脈息，非傷寒，只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趙先生又沉想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調，不打緊處，小人有藥。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經水淋漓。何老人道：要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甘草、甘遂與鋼砂、藜蘆、巴豆與芫花，薑汁調着生半夏，烏頭杏仁，又天麻，這幾味完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搗，清晨用燒酒送下。何老人聽了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糊說，因是韓夥計舉薦來，不好罵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裏曉的甚麼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



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淘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叫替他打算，算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備府裏問去。那裏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裏，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隨即便陳敬濟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四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吵，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數，敬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

的見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眉間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一肚愁。

## 第六十三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抖擻着梳頭洗臉，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幾時，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丫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胳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得你。」李瓶兒道：「好傻子，不死哩，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旋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裏，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眼前一般，夜裏要便夢見他拏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裏，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

人死滅如燈，這幾年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裏有甚麼邪魔魘，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裏，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卽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裏去？你爹在家裏？玳安道，爹在家裏，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娘子不好，嚇了一跳，敢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像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裏做甚麼？西門慶便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怕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裏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城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裏有甚麼邪祟，來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裏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說城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

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來，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擎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誤了他家裏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裏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了玳安，明日早起，你私應二爹往城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

次日，只見王姑子提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搗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裏，我纔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裏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孽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

說你把他受生經都誤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昨日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吩咐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裏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着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筷。迎春擎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擎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致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飲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嚇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的樣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慌，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

心裏，就是鐵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別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師父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會俺娘都因為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搗了哥兒手，生生的說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拏我們煞氣，八月裏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裏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裏氣，只是出眼淚，因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裏，歹也在心裏，姐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想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裏，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噴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願說他怎的，我已死去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丟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

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裏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懺我這罪孽。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

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吩咐把房裏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由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裏去了。花子由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凡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裏會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兒，稼炭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由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替他看下一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

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裏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裏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裏。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單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裏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淨桶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掙着，俺們擱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舖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媽，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因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裏，遇着人家領來的孽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裏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莊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過那邊屋裏去了。

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着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裏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的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



第十六回 (167)

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剛纔和小廝城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這邪祟遣遣，再服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裏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哽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房裏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裏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帖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公事，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我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慫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胆，劍剗身

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裏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擎着一小盒兒鮮蘋果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妗子那裏送蘋果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妗子掛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拈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裏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提老鼠，又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吩咐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抬副熟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邊磨旂，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廳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尙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

尙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們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抬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裏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裏去了。比黃昏時分，只見幾個閒漢，用大紅毡條裹着，抬板進門，放在前聽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裏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三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旋又尋了伯爵到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吩咐匠人們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腳，連夜攢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在前廳，看做棺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

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裏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裏

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裏齷齪齷齪的，他們都在這裏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裏，遂過那邊金蓮房裏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上，上了栓。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只望你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於是把銀子和紬子收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媽，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今，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裏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汝休撇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

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裏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裏！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裏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們了，你們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裏拘管，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現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像在我手裏，那等撒嬌撒癡，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你的。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汝看饜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裏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

西門慶道：「昨日就抬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冲冲你，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豫備下與我放着。」

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棺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裏却怎樣的？」李瓶兒拉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裏，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姐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指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裏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裏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裏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奔，咱家那裏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

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來。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姐妹仁義之言。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裏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看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吩咐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裏聽觀。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緜，背橫橫紋古銅劍，兩隻脚穿雙耳麻鞋，手仗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絡腮鬚，威儀凜凜，相貌堂堂。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默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坐，運雙睛努力，以慧道神目一視，杖劍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詞，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

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將，不來等甚？噴了一口法水去，忽階下捲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一般。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你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凝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這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冤仇，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彈。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如何？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禮，百道祭之，鷄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西門慶聽了，忙吩咐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青衣，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面，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臺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



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煞，布步訣，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裏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嚇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這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不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取出布一疋，白銀三兩，作經懺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咐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裏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

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雙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

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拿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裏去，我怎生忍得，甯可我死了也罷，須廝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裏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廝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鬪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甯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趁奴未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于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裏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猶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西門慶那世

裏絕緣短倖，今世裏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吩咐迎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兒，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裏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裏污穢，薰的你慌，他們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吩咐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裏，對月娘，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陰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

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裏，略倒倒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鷄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擱他朝裏，蓋被停當睡了，

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會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捋上搭着鋪，剛睡到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咐你們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桌止燈尙未滅，忙向床上視之，面還朝裏，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憐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脚，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面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捧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裏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拭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月娘向衆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會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磕伏在他身上，搗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詔刀，哭兩

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擱着臉兒哭，倘或口裏惡氣撲着你怎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裏尋他幾件衣服出來，咱們眼看看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吩咐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緞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錦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袖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拿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燈，孟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裏，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白綾女襪兒，粧花膝褲襪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裏，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髮，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來與他穿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到沒的穿到陰司裏，教他跳火炕，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着了去罷。李嬌兒聽了，忙叫迎春尋出來，衆人七手八腳，都裝置停當。

西門慶率領衆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于正寢，下鋪錦

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襯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只留坑屋裏，交付與丫頭養娘。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裏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咒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拍着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比及亂着，鷄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咱多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搭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徹，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問燈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寫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親人回避。吳月娘便出玳安來，叫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祕書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

爲女人屬羊，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後就閹至二十歲，嫁一富翁，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嘆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裏備下。

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城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灑紗漂白，二十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僱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造圍幙，帳子桌圍，并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裏女人衫裙，那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綴。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城外店裏，買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彩匠，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裏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這樣事忘了。來

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裏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慌亂，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繇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旁，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孝與各房裏丫頭，并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嚨，只顧哭，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牢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只禁不的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也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裏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裏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裏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罵我狗囊的淫婦，關你甚麼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囊，却教誰壽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的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裏，那裏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撮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



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裏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們剪各房裏手帕，剩下的與娘們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水還沒嘗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裏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裏，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裏使人拏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管情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油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裏蛔蟲，俺們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們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

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們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沒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

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裏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折了的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我醒了，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啞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倒，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一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裏，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弄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甯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缺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偌大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們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裏，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

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甯可折本，休要飢損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提醒夢中人。

## 第六十四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們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纔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個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吩咐：你和小廝往廚房裏拿飯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買東西，王經

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裏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怎的？怕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披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揆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裏答應。西門慶看了，吩咐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伙。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禮畢，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繇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與衆人同坐。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說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畫十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拿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繇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裏疼他，少不得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看，題念他題念兒。一面吩咐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靈前。這韓先生揭起千秋幡，打開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

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繇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的面容飽滿，姿態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吩咐，小人知道，敢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裏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緞子，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吩咐，小人無不尽心。須臾，插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吩咐玳安拿與你娘們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叫娘們瞧瞧，六娘這影畫得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又描起影來了。」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好替他磕頭禮拜，倒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六個影纔好。」孟玉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鮮的，只是嘴唇略扁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他的眉角還彎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們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回韓先

生道，裏邊說來，嘴唇略扁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眉邊還要略放彎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戶瞧。喬大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身生，教他先攛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誤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裱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吩咐，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屏插，拜辭出門。

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殯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件作行人來就小殯，大殯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不一時，件作行人來，伺候紙箭打捲，鋪下衣裳。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敬濟做孝子，與他拭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明珠，安放在他口裏。登時小殯停當，照前停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舖裏，做了四座堆金，灑粉，捧盆巾盥櫛毛女兒，一邊兩座排下，靈前的彝爐商瓶燭台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排在桌上，耀目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計夥計輪番陪侍弔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

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挑旛幢，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吩咐搭彩匠，把棚起脊搭大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伺候茶水。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教溫秀才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荆婦奄逝。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禮上說不通，現在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舅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裏梳洗，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絳帶隨身。第二日清晨，夏提刑就來探喪問弔，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吩咐寫字的，好生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經，早來吃齋。後晌舖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

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連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牽掛着你，留下件東西，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看。小玉走到裏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緞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把吳銀兒哭的淚如雨點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第三日，和尚打起磬子，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敬濟穿重孝經巾，佛前禮拜。街坊隣舍，親朋長官，都來弔問，上紙祭漿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抬屍入棺。西門慶教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花子由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裏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定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星板，閣上紫蓋，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闔家夥計，都是巾帶孝服。



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贊禮，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甯和殿。今坐閑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坐捲棚，安排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舖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道：現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于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于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大戶娘子，并吳大姑子，二姑子，花大姑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鬚，腰繫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邊待茶排齋。惟花大姑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餘者都是輕孝。那日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裏，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也來看他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爲首座，引領造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就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

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內吃齋，囑咐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祭，猪羊祭品，金銀山，緞帛綵繩，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抬，地弔高擡，鑼鼓細樂，吹打嚶嚶，喧闐而至。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喬大戶邀了尙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陰陽生讀祝文曰：『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饗之奠，致祭于故親家母西門儒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儒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闈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效聘鸞鳳，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于有永，享眉壽于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梁，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嬲，不期中道，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嘗，尙饗。』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桌席管待。然後喬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尙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墜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

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响，答應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

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左右先捧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捧金帶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擲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知，弔遲弔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廳上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方散。第二日，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餌，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月娘邀到後邊房裏，排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裏答應。西門慶在大捲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管待親戚朋友，爲首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沈舅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時節，傅自新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傅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開桌兒，點起十數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衆人祭奠畢，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章梟玉簫女兩世姻緣，玉

環記。不一時，弔場生扮韋皋，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裏姐兒三個在這裏，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像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鬧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們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恁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的氣，我纔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三個纔慢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緞裙子，向席上不端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們在這裏，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响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皋，淨扮包知本，同到勾欄裏玉簫家來，那老媽出來迎接，包知本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識人，俺女兒等閑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在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寒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歡喜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

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戲文又做了一回。

下邊廳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并本家月娘姐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菜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一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們要吃。」這春梅取一杯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搗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裏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會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裏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裏邊瞧瞧去，都在這裏，屋裏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裏看看，就恁惹是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瘋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邊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

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却要丟去？沈姨夫又不隔城，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城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罇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罇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於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吩咐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折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落淚，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揩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人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纔吊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談的吊眼淚，替古人擔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眼淚出來，我纔算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們聽罷。玉樓因向大妗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伙，留下戲箱，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

祭奠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破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紅日映窗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

## 第六十五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掛一帆風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舖子裏，還要和傅夥計陳敬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鋪，就倒在坑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罷，陳姐夫想也不來了。玳安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收過家伙，平安便去門房裏睡了。玳安一面關上舖子門，上坑和傅夥計兩個對廝脚兒睡下。傅夥計因開話向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棺槨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他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銀子休說，只金珠，玩好，玉帶，繚環，鬃髻，值錢的寶石，也不知有多少，爲甚俺爹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疼錢！若說起六娘的性格兒，一家子都不如他，又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自來也不曾呵俺們一呵，並沒失口罵俺們一句奴才，使俺們買東西，只拈塊兒，俺們但說娘拿戲子

你秤秤，他便笑道，拿去罷，秤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還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客的緊，他當家俺們就遭瘟來！會着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秤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們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則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們親親達達說話兒，你只休惱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們說方便兒。隨問天大來事，俺們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只提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在他一屋裏。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搶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乾淨不乾淨，還吃他罵的狗血澆了頭哩。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枕上齣齣就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低，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

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晨玉簫出來，收疊床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鬪，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



玉簫趕沒人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童約了，走在花園書房裏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捲棚裏丟的桌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有畫童兒在那裏掃地。金蓮道：賊囚根子，乾淨只有你在這裏，都往那裏去了？書童道：他們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箕箒，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鬢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本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裏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纔在這裏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說道：你自掃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因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書童和玉簫同在一處，說說笑笑，好不有興。便罵道：好奴才，你兩個來此做甚麼事？嚇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奴才，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着。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肉，你和我實說，從前已往，已有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從前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

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來，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拊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的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自己也攢有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騙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僱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裏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

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兒，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辰差人，擡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裏要和西門慶坐坐，緊等着要打發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傅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吩咐他，孝絹不勾，敢是向城外買去了？西門慶道：我並沒吩咐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城外絹店找尋，那裏得來？月娘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不知弄下甚麼碎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裏，還去瞧瞧，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裏都瞧了，只見庫房裏鑰匙，掛在牆上，大櫥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挑牙紐釵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

地方管役來，吩咐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那裏得來？那日薛內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與大舅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病兒沒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瀉之疾沒了，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掛的影，說道：好位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穿着衣巾，因說道：此位老先生，是那學裏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買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裏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說此板不是建昌，就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得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產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還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會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們內官家，到明日死了，

還沒有這樣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龍顏，代萬歲傳宣金口，現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這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現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就是此位娘子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內相復向吳大舅聲喏，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奉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小的邀劉公公去來，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們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們吃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們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裏，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裏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刺，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們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笑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

溫先生在這裏，你們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枝，免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

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敘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茶上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排上了不曾？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們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爲何還常親祭祭？當下左右捧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鐘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於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了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白兔記。唱了還未幾折，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打起漁鼓，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鷓尾球碎了，嚇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

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那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叫都御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反不肯還，教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士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晨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如今出來在外做士官，那朝事也不干咱們，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王十九，咱們只吃酒。』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吩咐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吩咐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吩咐，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和陳敬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吩咐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到辜負你的意思，內臣叫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山歌野調，那裏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於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折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們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們在這裏，住了有兩三日？」

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唱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付猪羊吃桌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晌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排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敬濟還禮，禮生唱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畢茶，就安席上坐，觥籌交錯，殷勤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檀板，朝上彈唱。衆官勸飲，直到日暮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

第六十六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綉牀寒

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是李瓶兒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又有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禮來，又是一疋尺頭，

以爲奠儀。道衆遶棺轉呪，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敬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該助一經追薦夫人，奈力薄，粗祭表意而已。」西門慶命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整做法事，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孟銳，做買賣來家，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西門慶敘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西門慶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有五個官員，都鬪了分子，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飲酒到熱鬧處，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進來，家人手捧香燭，紙帛，金緞，到靈前，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敬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闖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賜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叙禮畢，讓至捲棚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卒過，也要來弔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劄，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良



繳，勅令太尉朱勳，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至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峯，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毡蓋覆，張打黃旂，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况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况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有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允否？因喚左右，叫汝宗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內捧出一對金緞，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黃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賄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府官八員，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吩咐，敢不領命，但這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願吩咐，學出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遠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

頭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要到柳塘老先生那裏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郡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尙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恭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嚇的都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吩咐手下，把驕馬存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聽悉，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祇迎供張，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州縣必取之於民，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於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而去。

話休饒舌，到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僧上堂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毗盧帽，大鉢大鼓，甚是齊整。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衆僧，諷誦大懺經文。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坟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僧人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木，

桌面肴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莊上前後搭棚，坟內穴邊，又起三間單棚。先請附近地鄰來，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吊，來靈前參靈，吊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鐘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陀，雪裏梅，莊周夢蝶，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妖，各樣百戲。吊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外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銘旌，各項旛亭紙笱，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在材邊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坟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并親眷，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鴛鴦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女婿陳敬濟，跪在靈前擗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件作一員，管立於增架上，敲响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轉過大街口，望南走，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煙乍斂，瑟瑟曬曬，花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銘旌招颺，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冲散半空黃霧，猙猙獠獠開路鬼，斜擔

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八洞仙，鶴鶴遶定，窈窕窈窕四毛女，虎鹿相隨，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渾，長大大高擡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一十六衆，人人皆霞衣道髻，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是雲錦袈裟，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大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醮廚列八珍之饌，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圍錦綉，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綵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絹繖，同圍增架，功布招展，孝眷聲哀，打路排軍，執欄杆前後呼擁，迎喪神會，耍武藝左右盤旋，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人人唱采，個個爭誇，扶肩齊背，不辨賢愚，挨觀並觀，那分貴錢，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鬢佳人，也帶兒董來看殯。吳月娘與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西門慶麻冠孝服，同衆親在材後。陳敬濟緊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脚登丹履，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陳敬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道：『恭維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

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容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調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旆迎風良夫高踊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已音容日遠以難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慚無新垣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巍鏡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趨知識登於紫府披七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掛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回改頭換面無漏數衆聽末後一聲唳精爽不知何處去真容留與後人看」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簾望前去了。這裏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邐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城上方乘馬陳敬濟扶柩到了山頭五里原。

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軍牢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坟前高阜處搭帳幕吹響器打動鑼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笥煙霧漲天棺輿到山下打徐先生率伴作用羅經定向己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并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鼓樂喧天煙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說事畢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

主魂旛，陳敬濟扶靈床，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人。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洒掃，各門戶皆貼辟非黃符。謝徐先生一疋尺頭，五兩銀子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又拏出三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兵，五吊與衙門中排軍，十吊賞營裏人馬，拏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要留喬大戶、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進來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排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彩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西門慶不忍邊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件靈宿歇。見靈床安在正面，大影掛在旁邊，靈床內容着半身，裏面小錦被褥，床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桌上香花燈燭，金碟尊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半夜對着孤燈，半窗斜月，反覆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俱親看着了頭排下，他便對面和他同吃，舉起筷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跟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搯搯捏捏，插話兒應答，何止三夜兩夜。這日西門

(213) 回六十六第

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墳上暖墓來家，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因見被拋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被。西門慶就對如意兒說道：「我要問你，你娘還在的時候，你說情願在我這裏過日子，不喜歡出去，這句話可是有的麼？」如意兒道：「怎麼不有，爹可憐見，小媳婦的丈夫早經沒了，別處也是靠不住的，在爹這裏過日子，豈不是好麼？」西門慶道：「這也罷了。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願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這老婆就情願侍奉枕席，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得。次日老婆早晨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殷勤，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根已牢，無復求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嬌模嬌樣，在丫環夥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在眼裏。

早晨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杯，四副銀折盃，四副銀賞鐘，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緞，十罇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裏早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用手本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裝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伯爵說，

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脚亂。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兜攬他，他上門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以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忒促急促忙，這日又是他五七，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我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東京黃真人，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掛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如今在廟裏住，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這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都說這黃真人有利益，請他倒好，爭奈吳道官前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也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却不難為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多費幾兩銀子，為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



煉度，一晝一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去了。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領他女兒，穿着大紅緞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旁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裏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像十五歲，到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擡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於是教月娘讓至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去，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紮七級綵山，廳前五級綵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氈花毡，都是錦綉桌圍，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大款簇盤，定勝方糖，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

了。

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捧着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儀仗，排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鷄犬不聞，樵採遁跡。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道，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了廳上，又是箏琶迭奏，雲曹龍笛，鳳管細樂，响動。爲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御史 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琪，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李侃廷，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 徐崧，東平府 胡師文，兗州府 凌雲翼，徐州府 韓邦奇，濟南府 張叔夜，青州府 王士奇，登州府 王甲，萊州府 葉遷等，八府官行庭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

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起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碗，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彈唱隊舞，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裴晉公還帶記，一折下來，廚役割獻燒鹿花猪，百寶攪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管琵琶，笙篴，上來清彈小唱。唱畢，湯未三陳，樂已兩奏。下邊跟從執事人等，宋御史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起身。衆官再三款留不住，即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吩咐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付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負累取擾，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忙躬身施禮道：卑職重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闕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分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

手下人領去不題。

西門慶見天色尙早，收拾家伙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敬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歡喜不歡喜？」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歡喜的，巡撫巡按兩個，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師，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裏預席。」西門慶問其名，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鄆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譯，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道：「金釧兒、玉釧兒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吩咐小優兒：「你們拿樂器過來，唱個『洛陽花、梁園月』。」我聽韓畢與周采一面彈箏撥阮，唱『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月曾把酒

問團團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酸的，便道：哥教唱此曲，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西門慶看見後邊上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噴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理，從他沒了，隨着丫鬢撮弄，你看像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裏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裏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他在時，即許下把綉春教伏侍李嬌兒，他到睜着眼與我叫，說死了多少時，就分散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憑着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只怕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裏，纏了這老婆，也不見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帶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豆芽菜兒，有甚細兒，衆人背地裏，都不喜歡。

第六十七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發牒薦亡

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道：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府五處，置買些布貨來賣，家中緞貨綉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有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連日辛苦，俺們酒已勻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們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爹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舖排，來大廳上舖設壇場。舖設的齊齊整整。西門慶來家看見，打發徒弟舖排齋食，吃了回去。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來，進入經壇內，明燭焚香，打動响樂，諷誦諸經，舖排大門首掛起長旛，懸弔榜文，兩邊黃紙門對，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頌符告簡，五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

牙橋，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經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圍，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緞一疋，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百鶴法氅，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然後黃真人焚香淨壇，飛符召將，闕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敬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道，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行香回來，安請監齋畢，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經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遣差神將，飛下羅艷。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頌生天寶籙神虎玉筍。行畢午香，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緞尺頭，四對披花，四疋絲紬，散衆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抬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都往花園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伙，從新擺上齋饌，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

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裏，差人下書。西門慶卽出廳上，請來人進來。只見是府前承差幹

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禮相還。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又是一封折賻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纔知。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的？那人說：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廚房中管待齋飯，吩咐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裏住？宅內捎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飯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捎寄十方縐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上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敘，心甚歉然，領教之意，生已於家老爺前，悉陳之矣。邇者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恨不能一弔爲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笑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居民有五袴之歌，境內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遷陞，昨日神運都』



功兩次上奏，生已對家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題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溫秀才看畢，纔待入袖，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非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溫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吩咐來興兒，打發齋飯，送各親眷街隣。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金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回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衆陸續發插，上朝拜懺，觀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比及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城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回家，只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札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散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盃劍，四個道童，侍立兩邊，黃真人

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絡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宣偈畢，又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噓，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諸真人聖衆，仗此真香，來臨法會。竊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乎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永逝，萬事皆空！孽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魂靈，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披於愆辜，必致難離於苦報！恭惟天尊，乘好生之仁，救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羣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擱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茲焚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道衆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於火沼內焚鬱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舉畢，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九戒畢，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

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

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緞，一疋色緞，十兩白銀，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緞，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素蒙厚愛，自慙効勞誦經，追薦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尙爲不可，又豈敢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簡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衆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嫂子今日，做此好事，幸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嫂子自得好處，此雖賴真人追薦之力，實是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於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謝希大慌忙遞一碟菜來吃了。西門慶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割一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

去了。

第六十八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來。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卸下蓆繩，一條，送到對門房子裏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也好，慌的老早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裏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裏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去叫丫鬢熬下粥等你吃。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披着絨衣，戴着毡巾，逕走到花園裏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書房，春鴻便收拾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鴻書房中坐，那裏燒下地爐煖炕，地平上又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油單絹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裏面筆硯瓶梅，琴書瀟灑。西門慶進來，王經連忙向流金小篆炷藝龍涎。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王經出來，吩咐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

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篋篋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會來。西門慶於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篋。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毡帽，身穿綵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篋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鷄也叫了，今日白扒不起來，不是大官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是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今日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要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大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的，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多事，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來。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皓皓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滾熱，呷在口裏，香甜美味，那消氣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篋丫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

把牛奶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可惜放冷了，想你清晨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又一吸而盡。西門慶取耳畢，又叫小周兒拿木滾子滾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滾着身子，也通泰自在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像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是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也還不會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下，說剛纔各家都來會了，船已僱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吩咐夥計攢下賬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舖子裏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道：「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趕頭水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國道：「又一件，小人身隸鄆王府，要正身上值，不納官錢，如何處？」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像來保一般，也當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乃是祖役，還要勾當不了。」西門慶道：

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名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吩咐打發小周子吃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帶白絨忠靖冠，身穿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峨冠博帶而至。敘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來。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西門慶吩咐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敬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與伯爵等作揖，打橫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伙去。韓道國起身去了。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正。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不覺遠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盡，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迎門牆，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爺鈞前，常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鴻便，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亮照不宣。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酬遠意，希笑納。寓清河眷生西』

門慶端肅敬復。』

西門慶看畢，卽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寫錦箋，彌封停當，印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揩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是誰？王經說是鄭春。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嘗嘗，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去捏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生，你也嘗嘗，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希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放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跟前，遞上盒兒，說此是月姐揀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早被伯爵一手搵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同心方勝挑



紅綾汗巾兒，裏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納在口裏，都吃下。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饑癆饑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西門慶道：「溫先生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才，忒不像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吩咐王經把盒兒掇到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

纔吃了一巡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裏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攪的人家債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擡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箍嘴，箍了去，却不難爲哥的本錢。」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廝提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敬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敬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敬濟

道，不是，他說有樁事兒，要央煩爹。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次找還。小人有一樁事兒，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被傷風身死，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隣舍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邊喝打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關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於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現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裏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見憐，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

了，如今隨孫文相出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罷了。西門慶沈吟良久，說也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去，與他是同年，都是壬辰進士。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裏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道：我那裏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腿，昨日哥這裏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裏領這銀子，今日一來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要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說人情，哥你到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似嫌少的一般，你依我收下，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一般；黃四哥在這裏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原是不稀罕你錢，你在院裏老實大大擺一

席酒，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叫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不瞞說，我爲他爺兒兩個這一場事，晝夜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你攆着他女兒，你不替他着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望老爹今日寫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不知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吩咐，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的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在房裏，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騰，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黃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膽膽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了去，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定螞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個好來取的。於是拿了出去，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麻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子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於是褪

入袖中，到前邊遞與黃四，約會下明早起身。

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下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飯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吩咐你就拿往城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央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明早去也罷。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鵝油盪麵蒸餅，連陳敬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了的。伯爵道：傻孩子，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了的。伯爵道：你只吃一鍾罷，那一鍾，我教王經替你吃罷。王經說道：二爹，小的也吃不了的。伯爵道：你這傻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盡。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了的，只恁奈何他？還剩下半盞，應伯爵教春鴻替他吃了，就要令他上來唱南曲。西門慶道：咱們和溫老先生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於是教

王經取過骰盆兒，就從溫老先生起來。溫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牆底下那裏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生，倒猜得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慣傷人家。」溫秀才道：「自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生，誤了咱們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慣尿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數兒止。」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溫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鷓鴣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裏梅花雪裏開，好不好？」溫秀才道：「南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才單管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道：『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滯酒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有似三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果食，內有一碟酥油泡螺，又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丸，裏面又有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捎來，名喚做衣梅，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酥丸更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得。因說溫老先生，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家，捎與你二娘吃。又拿了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只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紋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兒，此物不免使我傷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裏不說的，你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尋的，都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親厚至極。伯爵道：老先生，你不知，他是我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女。

陳敬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食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於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說香羅帶上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差說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於是流沿兒斟了一銀盞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裏棗核解板兒，能有幾句春鴻，又拍手唱了一個，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么點，想了想，見壁上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就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還要留他。西門慶道，罷罷，老先生他斯文人，吃不得，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得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於是又飲了多詩，伯爵起身說，地下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子，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罐衣梅，捎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



童送出門去了。

西門慶看收了家伙，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裏來，彈了彈門，繡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就問供養了羹飯不會？如意兒忙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裏歇，連忙收拾床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烘烘的，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關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掇嬾子進去。西門慶道：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便與六娘一樣。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奴婢前說男子漢已沒了，爹不嫌醜陋，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遂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心下甚喜。早晨起來，老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繡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襖子，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就教小廝舖子裏，拿三疋葱白紬來，你們一家裁一件。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恥貨，昨日悄悄鉤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

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像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栽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們背地都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們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早起，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家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翟家人來討書。西門慶打發書與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書來，耽擱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裏看看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夥計崔本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捎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去了，常言先親後不改，莫因咱家孩兒沒了，就斷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於是吩咐來興，買四盒禮，又是一套粧花緞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去了。這西門慶吩咐畢，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去了。

不一時，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雷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聞

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他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裏面。上寫道：『來諭悉，已處分。馮二既曾責子在先，何况與孫文相互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酌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年侍牛雷啓元再拜。』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裏？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吩咐置鞋脚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倒在牀炕上睡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縵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裏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狠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他，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睡夢中直哭醒來，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但見簾影

射人，正當日午，繇不的心中痛切，不想早晨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迪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迪，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於是驀地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揉着，他就坐在旁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噴道不見你，原來在這裏好睡也。一面說話，一面看着西門慶，因問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想是我歪着頭睡來。金蓮道，到只像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奶子是心下的，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亂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經話，那日李大姐裝擲，你們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緣故，上面穿兩套遍地金緞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裏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方纔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嚏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像俺們都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念。西門慶道，你偏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兩個掉了一回嘴，西門

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髻上珠翠錯落，正是見物懷人，心酸意懶。忽見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囚，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到松牆傍邊，看雪塢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響，金蓮一溜煙後邊走了。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裏。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捅出個孩兒來，白日裏還好搗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叫老娘去，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兄使了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搗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燈籠，叫了巷口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掇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又有偌大前程，生個兒子，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們連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甚麼？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已焦的魂

也沒了，應保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裏是不管的，大小女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兒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孽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裏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奈何，把他一根銀簪兒，與了老娘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到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尙來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益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子？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填數兒，隨哥尊意便了。西門慶也不接他文書，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吩咐，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裏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不多時，拿了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嬾也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腳衣裳，到滿月

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罷。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說：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只認了十兩燒埋錢。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裏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濕，雖然你不稀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裏說話不題。

且說月娘在上房，只見孟玉樓走來，說他兄弟孟銳，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裏坐着哩，他在那裏？姐姐使個小廝，對他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到請的好，喬通送帖兒來，等着討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

他，你對他說了不會？他沒的話回，只噓了一聲，我就忘了，帖子還袖在袖子裏，原來是恁個沒尾巴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會說，吃我訂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你，一兩日就起身往川廣去，在三姐屋裏坐着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道，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的。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孩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也有眼兒，莫不差別些兒。一面使來安請孟二舅來。不一時，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敘禮已畢，西門慶陪他敘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吩咐小廝着菜兒，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篋，對門請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



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庫來。西門慶委付陳敬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罷了。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裏睡裏，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都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用不着你了。西門慶道：不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笑的去。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伙，走到李瓶兒房裏，陳敬濟

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來，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拾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拾出庫去，教敬濟看着庫，舉火焚化。

## 第六十九回 應伯爵戲啣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豬，一壘酒，兩隻燒鵝，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豬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可盡，只得把羹菓拾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間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裏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嚮有庵裏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血盆懺，於

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姐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哩。那薛姑子就坐住了。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耍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搶奪了他寵愛。於是把薛姑子叫到前邊他房裏，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錢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并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嚮器，只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到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吩咐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改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說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色紵紬，兩疋京緞，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公了。伯爵道：「哥，你不受錢儘勾了，這個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

那二十兩，那裏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

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都找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裏喃喃啞啞罵道，這老淫婦，他印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代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貴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盜的新緞帽，沈香色襖褶，粉底皂靴，向

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裏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同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伯爵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沒緊望朋友，知多咱來，倒沒的悞了勾當。」西門慶吩咐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吩咐玳安、琴童收拾下暖轎，四個排軍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大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吩咐家中廚下備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鷺補子，員領，起花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叙其間闊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華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札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爲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非望？」又說老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才，治河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辱蔡老先生抬舉，謬典水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蓮花石，拆梁拆橋，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

又兼盜賊梗阻，雖有神輪鬼役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陸擢矣。因問老先生，勅書上有期限否？案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郎中道：學生實說，還要往黃泰宇那裏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豐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斟來，下人俱有攢盒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溫師父尙未回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裏半日了。西門慶卽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都躲過一邊，只該日排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纜，打扮的花朵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吩咐不消吹打，止住鼓樂。

先是李三黃四，見畢禮數，然後鄭家搗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稟問轎子在這裏回了家？

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又吩咐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香兒捧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裏。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搗子怕西門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外邊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嚇的衆人一溜煙走了。不一時，收拾菜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秀才坐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餚堆異品，花插金瓶，鄭春在傍彈唱。纔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衫，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窗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箸與伯爵一處坐下。

不一時，湯飯上來，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四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裏，使了吳惠和臘梅送茶來了。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裏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裏面，吳惠臘梅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智伶俐，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是販什麼東西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識，你還在肚子裏。

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姪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鬢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襖。



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脚上墨青素緞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復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到來就教我惹氣，俺們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們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誇大欺人，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門慶見他戴着白鬚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鴛鴦房內，見了禮出來。鴛鴦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來，與銀姐烘手兒，隨即添換熱菜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箸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們茶。吳銀兒道：那日俺們送了些粗茶，倒教爹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的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們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裏孤孤兒的，心中也想麼？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

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們說的知情話，把俺們只顧早着，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們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攙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躡着火盆，合着聲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酬他一盃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盅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裏吃兩盅，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跪着月姨，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裏不自在，吃半盞兒罷。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叔，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跪了也不打多，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罷。伯爵道：溫老先生，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於也奈何不過，真個直擻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擻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盅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盅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

我賞你一盅酒。於是滿滿斟上一盃，笑望伯爵口裏只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狹灌撒了我一身，我老實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笑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晚，掌燭上來。西門慶吩咐取個盃盆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於是西門慶與銀兒，用十二個盃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着樂器彈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

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穿着煙裏火迴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海獺臥兔兒燈下，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鴛鴦子連忙叫丫鬢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跟來伺候，問道：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裏，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去了，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仁都是我口裏一個個兒磕

的，說應花子倒搗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搗去，嚼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醃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歡喜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裏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裏。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的姐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們，走在這裏說梯己話兒。愛月兒道：噯，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唬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裏，却往後頭來怎的？這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裏，儘着頑搗。於是不繇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可愛的行貨子。愛月兒道：怪囊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

了一口走了，咬得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桃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衙道子門關上。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子寬砬砬兒踢行頭，白回子同三人常標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裏使錢，使沒了，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怎吩咐，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愛月兒道：爹也沒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裏說道：我的兒，有甚門路兒，說與我知道？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對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教人知道。鄭愛月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嬌樣，描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尋外遇，假托在姑姑菴裏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脚，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刺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

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你怎的曉的就裏。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某處會過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裏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碓碓殺我罷了，只好蔣家百家奴兒接他。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裏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話畢，兩個攜手來到席上。

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伯爵擲骰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請坐。伯爵道，你也怎般的把俺們丟在這裏，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們說句話兒，有甚閒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己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弩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

吩咐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吩咐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消愁兒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一見嬌羞，雨意雪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溫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裏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唱了一個，吳銀兒遞西門慶酒，愛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溫秀才，李智黃四都斟上，四妓女又唱了一個。吃畢，衆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個。唱畢，都飲過，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廚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攪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丫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黃四再三不肯放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們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拜上。」大娘和衆娘們，俺們閒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們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礮，鄭家鴛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會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事。」

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廝來定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裏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門慶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生你再陪應二哥坐坐，我先去罷。於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說道：「我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春，你送老爹到家，西門慶纔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到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

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緞子舖煮飯做伙，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榜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舖



子裏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今早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哈哈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裏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裏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玳安走到舖子裏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裏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巷兒，傍邊有個小衙衛兒，進小衙衛往西走，第三家豆腐舖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對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媽，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聽了說道，再沒有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瑣碎一浪蕩，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吶叫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絲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裏首半截紅牆，是大悲菴兒，往西小衙衛上坡，掛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晒馬糞，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媽，這裏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只見他

兒子文堂開了門，問道：是那裏來的？玳安道：我是繇縣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堂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裏來的，便讓家裏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裏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裏算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現在家裏，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嫂？就問我不在家。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到家回聲，我今日家裏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吩咐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這咕溜搭刺兒裏住，教我找尋了個小發昏。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甲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媽子走跳，稀罕俺們。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着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裏，俺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既如此，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裏火發，吩咐了又吩咐，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裏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會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

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豆腐舖裏的，借俺院兒裏喂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把舊房兒也賣了，還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爹說，你也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借豆腐舖裏驢子騎了去，到那裏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還是話，一面教文堂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

## 第七十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裏，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來了，在外邊候候，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

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裏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忙。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裏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吩咐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裏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樁事兒及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錠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裏，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大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得不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好像只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裏去，許多伴當跟隨，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怎在人家落腳，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裏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裏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甯可領了爹

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疋紬緞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觀，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裏等着，你來時，在這裏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獼猴兒，隔牆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於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冕着，同往府裏，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裏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

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後晌時分，走到昭宣府宅裏，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趕勝月，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堂帶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向火，丫鬢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兩夜沒回家，只在裏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裏，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

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裏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夥人，使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說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現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舖面，緞子舖，生藥舖，紬絹舖，絨線舖，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大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爲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鞠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挽他把這干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

亂，便向文嫂兒計較道，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挽他，要到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裏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文嫂便把怎的說動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繇，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緞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找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

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培養着精神，巴不到次日，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叫了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

昭宣府後門來。那時纔上燈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關門閉戶，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窩。文嫂在他屋裏，聽見彈門，連忙開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裏，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吩咐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裏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裏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栓，繇夾道進內，轉過一層琴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少頃，見一丫鬢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裏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潁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衣交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闕王之像，只是鬚鬢短些，迎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勳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文嫂從裏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剛纔稟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裏，望外觀看，見西門慶身材凜凜，一表人物，頭戴白緞忠靖冠，貂鼠暖身，身穿紫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



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鷓鴣，也是個慣鬪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於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幕垂紅，毡氈鋪地，麝蘭香滿，氣暖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袖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緞子鶴氅，大紅官錦寬幅裙子，老鸛白綾高底鞋兒，就是個綺閣中方便的佛婆，深閨內歡喜的菩薩。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敘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往下邊梳背炕沿，斜坐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椿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吩咐？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做了這招宣，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丟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有

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實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

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流連花酒，實出少年所爲，太太既吩咐，學生到衙門裏，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間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盞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便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旁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在下一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旁邊銀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婦人則笑而

不言，遂成好事。及至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

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聽叫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吩咐如此這般，王招宣府裏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在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案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閒聶鉞兒向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吩咐這小張閒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裏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閒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嚇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裏的

人亂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鴛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閒等，拿往司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一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哭聲震天，哀號動地。西門慶囑咐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裏幫嫖，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裏，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撻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裏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那裏，打聽打聽消息去。他那裏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卽喚走差的上來吩咐，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卽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戶老爹那裏，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纔起身回家。

却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裏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那裏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裏消息，怎肯輕饒善放？」常言

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們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一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噴請他婊子，故拿俺們煞氣，正是龍鬥虎傷，苦了小獐。小張問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們頂缸。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問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婊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們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裏，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現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於是逕入勾欄，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鐵桶相似，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問道，是俺們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昨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裏，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內，逕入他客位裏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嚇得躲在房裏，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裏去了？快叫來將。于寬道，實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裏夢裏，剛纔提刑院打了俺們，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攛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裏面去說，爲你打俺們，有甚要緊。一個個都躺在櫬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

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如何救我這個林氏道，我婦女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們略等他等，委的在莊上，不在家了，我這裏使小廝們叫他去。小張問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癩子終要出膿，只顧籠着不是事，俺們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吩咐押出俺們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嚇的鬼也似，逼他娘尋人情。直到着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只文嫂他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他也不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嬌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

(277) 第七回

裏，你自拜見央挽他，等我在旁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現今他衆人在前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們，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們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恆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差派，不繇自己，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聽了，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俺們也不急的要不的，執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們自做出來的事，你恁帶累俺們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是曉道理的，你出來，俺們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們，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平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們說的是，你們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們，你們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們從衙門裏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攬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豬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

前邊，大酒大肉吃着。

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媽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采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格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迎接，見王采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請便，小姪敬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便讓起來受了兩禮。」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檢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座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派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



之日，實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閒等五人名，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裏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裏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裏去攪擾？把禮帖還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襲服，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眼紗，小廝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吩咐：休要驚動他，我這裏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裏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繇分說，都拿了，帶上鎖子，赫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們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們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閒道：大爺教導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下排軍，并平安兒，都張着手兒要錢，纔替他稟。衆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前。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

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赫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右拿撻子，與我着實撻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撻子來伺候。小張閒等只顧叩頭哀告道，小的們並沒赫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們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實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裏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們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裏去，冬寒時月，小的們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勤務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裏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扞出去。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而去。

西門慶打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噯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脚裏人兒，又告我說，給我差幹事的，拏了這干人到衙門裏，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裏噯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沒見官，慌了。

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打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他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他又現入武場，放着那功名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埋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裏嫖，算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裏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吩咐請書房裏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們閒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開他們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裏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裏，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銀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裏，敢是周守備府裏？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裏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京中提人。伯爵道：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嚇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嚇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

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不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們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功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免了，一個緝捕衙門，有個走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也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妙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腳裏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望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更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

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致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盒子裏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采頓首百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贊道：「哥的計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吩咐伯爵：「你若看見他們，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裏。」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吩咐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西門慶從此不許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疎淡了。

## 第七十一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話說西門慶因王三官一事，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處，打聽消息，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員官照會，略曰：「兵部一本，遵明旨，嚴考覈，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挨次格，從公舉動，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聖旨：

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驛力致忠，公於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置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提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爲，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台工有績，翼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共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所正千戶林水勳，年少優學，占籍武科，繼祖職，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伍，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疲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於是又展開工部完工的本觀看，上面寫道：「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良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們既效有勤勞，副朕治道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隄閘，着部裏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卽行修理，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偉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內廷，勳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

國太子太師，王偉太傅，鄭居中，高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綵緞四表禮。蔡京、遼蔭一子爲殿中監。國師林靈素佐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謀略，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神妙廣德真人，金門羽客，達靈神妙先生。朱勛、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勛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大臣，各蔭一子爲金吾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願，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爲副千戶，俱現任管事。禮部尙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尙書金深，工部尙書林抃，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緞二表禮。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祇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延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皋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營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校尉王昌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

後晌時分，那王三官差永定和文嫂，拿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忱。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爲其妻指日在於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會，曉

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節朝見謝恩，毋得違誤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即收拾行裝，備辦贄見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他回王三官，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朝見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容回來潔樽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吩咐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疋小馬，打點馱裝轎馬，排軍抬扛。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趕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意急款搖青帳幕，心忙敲碎紫絲鞭。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相國寺住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敘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坐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贊，莫此爲厚。西門慶道：日常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恆多，不勝感涕。夏提刑道：長官如何



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吩咐僮僕放桌排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

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致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主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疋雲鶴金緞，兩疋色緞，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綵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緞，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緞，三十兩銀子。翟謙吩咐左右，把老爺禮，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緞，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良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匾，該老爺祭主，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誤了你們勾當，遇老爺閑，我替你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翟謙因問親家那裏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

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款留，令右左又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俺們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衙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筭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們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筭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爲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僻靜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那等說，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們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願不管鹵簿，仍以指揮職銜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林真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會對一人說，此

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西門慶千恩萬謝，即與西門慶同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

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爺？賁四問道：你是那裏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爺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高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相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沂，現在延甯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兒何承壽，陞受金吾衛副千戶，現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夫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於是敘禮畢，讓坐，家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揭桌盒蓋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篋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大盞來，沒甚餚饌，褻瀆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太監於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

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盞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的一腿，恐有不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裏？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一搭兒引奏，好領筭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吩咐，學生知道。

於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衙，參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筭付，又拜經歷司，並本所官員，已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裏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謂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賣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

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二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三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

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十疋金緞來，把紅帖兒呈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緞帖二端，奉申贊敬，寅侍教生何承燾頓首拜。西門慶看見，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了廳上，何千戶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趨下階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廳上，敘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贊見之禮，拜下去，說道：滴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還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列，早晚得領教益，實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光顧，蓬蓽生輝，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裏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箭付，拜了所司，出來就要奉調長官，不知已先辱

長官下顧。何千戶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降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說畢，何千戶道：咱們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箭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們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箭付。何千戶道：既是如此，咱們早備禮進了罷。於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緞，一疋青絨蟒衣，一疋金鑲玉縲環，又金華洒四疋，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顯過。

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預備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餐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太宗天子，又差使往協壇視牲未回，各家餽送賀禮，并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候。何千戶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爹道子响，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叫吩咐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大漢橋了。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纔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輿明轎，頭

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橫荆山白玉，懸挂太保牙牌，黃金魚鑰，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首，都一字兒排開，喝的肅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鼙鼓樂响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掌官，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禮，治酒慶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响，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尙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尙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侂，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那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於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提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戴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禮物。少頃，裏面樂聲嚮動，衆太尉插金花，

與朱太尉把盞遞酒，階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須臾，衆太尉遞畢酒，安席坐下，一班兒五个俳優，朝上箏管琵琶方響，笙篴紅牙象板，唱了一套富貴受皇恩。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當廳坐下，吩咐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備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提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然後纔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抬進禮物來，管家接了禮帖，舖在公案上，二人立在階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慶抬頭見正面五間廳，上面朱紅牌匾，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个金字，甚是顯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階，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吩咐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裏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付。這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抬擔出來，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簷下觀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



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是紅袍玉帶，八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走到僻處，呼跟隨人，扯過馬來，二人方騎上馬回家。

## 第七十二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飲。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拉住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於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押抬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果，花插金瓶。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延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條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得。」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得。」

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零個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臾左右把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只一倒，廳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裏邊沒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氅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吩咐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篸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裏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杯，安在

第 七 十 二 回 (297)

何千戶並何太監席上，彼此告過揖，坐下。吹打畢，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京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唱畢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掌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那裏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飢？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參謁兵科，好領箇付掛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日，我這後園裏兒，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西門慶道：「在這裏最好，只是使夏公見怪，像學生疎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年時，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門是恁唱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酒飯，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搬了來。又吩咐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堂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鸞駕庫的事，管

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於你，不由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

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人也不多，這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吩咐，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闊，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多少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二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裏，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裏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裏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

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慇錢，治的庄田，半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何太監聽了，喜歡道：「你是那裏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個好日，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排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們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事了。」說畢，何太監吩咐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錠大元寶來，用食盒抬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抬了銀子來，滿心喜歡，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喜歡，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頭謝。

了。何太監吩咐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一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署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寶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烧，篆內香焚麝餅，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叙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

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下，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窗月色，翻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况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卽披衣下床，穿着鞋襪，悄悄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雅麗，素白羅衫籠雪體，淡黃軟襖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哭泣。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裏？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尋在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

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西門慶與他歡敘舊情，徘徊不捨。那李瓶兒叮嚀囑咐道：「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忽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窗，花枝倒影，彷彿餘香在衾，殘睡猶甘，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玉宇微茫霜滿襟，疎窗淡月夢魂驚，淒涼睡到無聊處，恨殺寒雞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道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因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鼓就進朝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又拿上一盞肉丸子餛飩，雞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吩咐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排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釜巷經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嫗，此家姓甚名誰？老嫗答道：「此袁指揮家也。」西門慶於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待出門拜人，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廳上，拜揖叙

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緞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倒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上，就說出此房來。何公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原價，果是內臣情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裏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約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爺，差人送下程來了，找尋到崔老爺那裏，崔老爺使他這裏來了。於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緞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口，牝羊一腔，內酒一罇，點心二盒，春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又蒙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抬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裏去看愛姐，有物事捎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腳兒。西門慶道：單單兒怎好



拿去。吩咐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跣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罇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猪，一罇酒，兩盒點心，抬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絳絲貂鼠氅衣兒，又賞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喝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來。兩個忙迎接到廳叙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緞帕酒禮，奉賀二君。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及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拜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卽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緞，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

到次日起五鼓，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少頃，只聽九重門啓，鳴噦噦之鸞聲，闔闔天開，靚巍巍之冠冕。當時天子祝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

候設朝。須臾鐘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香毳撥轉，簾扇捲開。這皇帝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寫王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當下駕坐寶位，靜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卽位二十載矣，良嶽於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低持象簡，俯伏金階，口稱萬歲萬歲萬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維皇上御極，二十載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頒於昊闕，降霄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爲重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命定寶，大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排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勗，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改補繳換符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於是二十

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回，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俱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

到次日，衙門中領了箭付，又掛了號，又拜辭了翟管家，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映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卒律律寒風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揚砂昏慘慘，刮得那大樹連聲吼，驚得那孤雁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如滿天驟雨，卽時來，塵土遮天，似百萬熊羆捲土至，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搖。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吩咐手下，快尋

那裏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找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數株疎柳，半堵橫牆。西門慶與何千戶，忙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裏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生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鷄臘肉菓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吃得一頓，長老煮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毆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吩咐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姐妹們都不出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饒了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這如意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槌，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裏，要替爹搥褲子和汗

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啞耶啞！怎的這等身分，大白日裏，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槌兒使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這裏腳，教拿甚麼槌？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腳，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着由頭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一冲性子，就一陣風走來，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如意兒道，耶啞耶啞！放着棒槌兒，拿去使不是，誰在這裏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吩咐，趁韓媽在這裏，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綢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槌兩下兒看，就駕上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裏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得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們，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吩咐，俺們好承攬，替爹整理的？金蓮道，賊捶刺骨，雌漢的淫婦，還強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兒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們到的那些兒。這

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毆他腹，虧得韓嫂兒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恥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們這裏還閒着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們後來，也不知甚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做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成起精來？老娘成年拿住，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裏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仲房裏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什麼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吃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我在屋裏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躺躺兒去，歪在床上也未睡着，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槌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裹脚槌槌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他不與，把棒槌劈手奪下去了，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槌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胆降伏人，俺們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甚麼兒？壓拆轎杠兒娶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逼裏剝刺的，教我一頓臭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着我，我

把賊沒廉恥雌漢的淫婦，心裏肉也掏出他的來，大姐姐也有些不是，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朵膿帶還梁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奶子行做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梨胡哨，俺們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恥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裏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裏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掛口裏一似嚼咀的，不知說些什麼？到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該丫頭遞茶，許你去撈頭露腦雌漢子？爲什麼問他要披襖兒？沒恥廉的，便連忙舖子裏拿了綢緞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紙去了，見丫頭老婆在炕上搗瓜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道，這供養的扁食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們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們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叉進去，說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管好歹的，都收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粧聾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因

說你怎知道的恁詳細？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攛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的臉黃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來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到且是有權柄。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吩咐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署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盥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愿心？西門慶道：休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八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馱架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只吃些豆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



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却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的姪兒何千戶，名承壽，年紀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恁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及我，凡事看顧教導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願辭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到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當中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疎慌了，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一場，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妥妥，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着，只見玳安來說：賈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

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  
 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與他靈床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  
 春綉春，都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的。一面吩咐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  
 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豬，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壘  
 酒，兩枝火腿，兩隻鵝，十隻雞，又並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裏  
 答應。

正在廳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  
 二人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  
 啾啾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快走了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  
 今還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哥真個來家了，  
 恭喜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台上，便問這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  
 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吳大  
 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

當什麼人兒看，不惹他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緞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經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如何？」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頃，擎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檯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使琴童往院裏，叫吳惠鄭春鄭奉左順四名小僮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吩咐再取雙鍾篋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休道老先生爲王事馳驅，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裏，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道：沒來家哩。正說着，忽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卽到廳上站立，令他進來。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

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諾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吩咐上任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十七日。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們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是喬大戶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歇了一夜。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來請。西門慶這裏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罈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裏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

這日正廳上設下酒席，錦屏耀目，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僮兒上來磕頭。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只見平安兒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叙禮畢，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於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

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排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奉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敘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遞酒上座，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

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吩咐收了家伙，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這婦人只要拴住西門慶之心，便百般奉承，千個爹長，萬個爹短。西門慶聽見，越發歡喜無限，叫道：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受辱，殆不爲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行此狐媚？是夜西門慶在金蓮房中歇宿。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即抬了桌席來。王三官那裏，又早差人來邀請。西門慶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的俸，繫金鑲帶，穿白鷗補子，跟着許

多官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敘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有一事敬求，本不曾奉瀆，今有九江太守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

西門慶卽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敘禮。大廳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木風霜古，山河帶礪新」。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禮畢，尊西門慶上坐，他便旁設一椅相陪。須臾，送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攀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僮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六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

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挽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爲公事，往東京去了，誤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旁，便道：老文，你取副盞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豫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壺，王三官便叫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如有不是處，但請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躡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聰明，如今年少，爲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以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

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瀟雲弄雨心。

遞畢酒，林氏吩咐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交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前割道，玳安拿賞賜等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固留，又邀到他書院中，獨獨的三間小軒裏面，花柳掩映，文物瀟灑，正面懸着一個金粉箋匾，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抬過高壺來，又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林氏後邊，只顧打發了添換菜蔬果碟兒上來。

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小優兒並廚役，作辭回家，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纔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蕊，香裊金爐，等待見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叫春梅脫衣解帶，打發安睡。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方才上床。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枕邊眼淚，不知流了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說我短嘆長吁，晚間鬪着我下棋，坐到三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廝腳兒睡，我的



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裏的小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雞一般，今日都往那裏去了？止是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裏楊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與起如意兒，成歪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現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你爲官爲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教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隨他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裏有七個頭八個胆，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耶嚅！說的到好聽，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裏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明日教他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爲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在那邊守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撫溜子，人也死了一百來日，還守什麼靈兒？那屋裏，怕不是守靈，便是守人哩？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要你管

着我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只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喫不喫，我就擡兒了這淫婦，也不差什麼兒，又像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我打到贅字號去，你這爛桃行貨子，豆牙菜有甚正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說的西門慶笑了。

次日，二人尙未起身，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會？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抬了兩罈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鬧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廳上，令安老爹家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抬到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

却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保捧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

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過街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裏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裏，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閒漢，掇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却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禮來？」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戶，小的實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含冤，沒處伸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噴道：昨日排酒與何老爹接風，叫了吳惠、鄭春、鄭奉、左順在那裏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子，你還不走跳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們四個在那裏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晨又叫了兩名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裏怎麼有

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明白，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怎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是那裏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於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裏，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響，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在窗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書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即出來相見，敘禮讓坐，說道：老爺起來的早，往那裏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柬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裏？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內，纔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娘子去，頭裏琴童來取城外韓大姨，和孟二娘子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請黃四嬸，傅大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裏去，在廳上看收禮哩。溫

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家晚了。伯爵問是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才與伯爵寫完，伯爵即帶了李銘，過這邊來。

那時西門慶蓬着頭，正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旁邊排列桌面，見伯爵來，唱喏讓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甚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挽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訴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裏又預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鄭春、鄭奉、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裏做什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才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嬸那邊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裏，哭哭啼啼告訴我，你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這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到沒小的，他再三賭身罰咒，並不知他三嬸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却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起。便叫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那李銘站在椅子邊，低頭斂足，就似僻廳鬼兒一般，看着二人說話，聽得伯爵叫他，連忙走進去，跪在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慘死，爹從前已往，天高

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入恥笑，誰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裏尋個主兒？說畢，號天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旁道：「罷罷，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他沒不是，就是他有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些恕他罷。」又叫李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慎些。」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響，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旁邊。伯爵方才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排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果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們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噴拳不打笑面，如今年時尙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

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撞西，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叫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就與三堆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來，一天事都了了。李銘道：二爹你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蚊蟲蚂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們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們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們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礙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會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謙，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爐台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

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一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

## 第七十四回 縫綿囊薛姑子贈藥 掏翠袖秋菊兒偷柑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伸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並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月娘在上房排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了。潘金蓮正在房中，起身要到後邊，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子藥與他，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面陪他坐着。薛姑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胎的，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裏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存放在箱內，拿過日歷來，看二十九日



是壬子日，於是就秤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尋疋纈與你做衣穿。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像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娘，隨他墜孽，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休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多少錢，倒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後，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叫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靈，方歸後邊來。

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裏請衆堂客並三個姑子坐的，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舖着火盆，排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不一時，瓊漿滿泛，玉碗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裝玉琢，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衆姊妹敘禮，安席而坐。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禮畢，就在旁邊坐下。廚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衆人纔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叫月娘收了，就叫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

來，請你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酸痛，眼中流淚。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來了，月娘吩咐，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會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吩咐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吹簫，玉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爲我，檢湘裙，杜鵑花上血。」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思想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一點，那一點羞他，說道：孩兒，那裏豬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裏討杜鵑花上血來？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裏曉得什麼，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須臾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在屋裏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們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裏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濶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吩咐廚下

拿來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罷。李銘即跟着出。

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晨多有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坐畢，一面琴童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豐盛案酒，排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緞五彩飛魚鱗衣，張牙舞爪，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說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裏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們瞧瞧，猜是那裏的？伯爵道：俺們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了我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極口誇道：這件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都督上，愁沒玉帶鱗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說着，琴童安放鍾筷，拿酒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才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你既有孝順之心，住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磕頭到不打緊，只怕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了罷。被西門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才，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有大小到不叫孩兒們打了。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

將壽麵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吩咐曲兒叫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熱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於是箏排雁柱，款定冰絃，唱了一套「叫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吩咐六名廚役，二名茶酒，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什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裏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裏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叫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管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梁。」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吩咐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傢伙進去，上房內擠着一屋裏人，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裏去了。却說金蓮只當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料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存在影壁邊，黑影兒裏，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只見玉蕭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

去？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裏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忘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叫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纔依了你唱，好兩個猾小忘八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裏只是頑耍。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在暖炕兒背後，忽說道，你問他，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叫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忘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是玉樓噯了一聲，扭回頭看見是金蓮，便道，這個六丫頭，你在那裏來？猛可說出話來，倒誠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那裏走來？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多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騰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罷，什麼他爲你檢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菜兒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豬，你日逐只吃屎哩？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個大姐姐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你不過來？可兒只是他好，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裏格地地的，拿

別人當他醋汁兒下麵，也歡喜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裏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道：好人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歲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遲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胡說了，聽我在那裏說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太尉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說？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就是了，賊沒廉恥，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宣卷。於是叫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果子兒，捎與姥姥吃去。於是走到床房內，拿些果子，遞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說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尋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向窗眼裏張覷，看見西門慶坐在床上，正和春梅頑笑，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裏，將果子交付秋菊，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囑付

他，果子好生收在揀艇內，又復往後邊來。

那時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裏

人，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裏尋你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裏要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你頭裏話說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急得惱了，不比你打狗不成，俺們倒替你捏一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格的，正經姐姐吩咐的曲兒不叫唱，自東溝墾西溝墾，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們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爲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常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幾點眼淚，叫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叫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們都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的心，怎麼

不悽慘個兒？孟玉樓道：好奶奶，若是我們，誰噴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裏滋味，見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海誓山盟，你爲我，我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服氣，只顧拿言語搶白他，整廝亂了這半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像我們叫了唱的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是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少了，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就和他白搽白亂，必須搽惱了纔罷。孟玉樓在傍邊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了這個丫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倒替你爭氣，你倒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爲什麼拾一個滅一個，只噴俺們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亂戴過斷七罷了，只顧戴幾時？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妗子道：好快，斷七過了這一晌，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還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叫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



手，香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佛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方才轉世爲東坡佛法，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爐，排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壘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腿在袖子裏，又不許玉簫近前，一連反贏了金蓮幾大鍾。」

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現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攪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烘火。婦人要吃茶，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放些茶葉，頓的苦豔豔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裏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裏，見春梅歪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噉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誑人。」

刺刺的。一面起來，匆匆忙忙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的，把你叫醒了。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朵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腳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裏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過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裏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裏？婦人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裏？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裏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嘴，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要強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叫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膾臉彈子，倒沒的齧了我的手。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

用雙手推他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擽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打，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逕裏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裏哩。」婦人於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攔着不叫掏，被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擽了兩把，打了兩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像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賊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白醒，和你算賬。」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匆匆的，好生旋剝了，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叫他忍疼，也懼怕些，甚麼鬪猴兒似的，揚那幾根兒，他總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擽得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幾個柑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菓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斗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床房裏，見桌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於是悄悄上床。西門慶猛

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才來？婦人道：俺們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們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西門慶道：春梅去睡了，沒有婦人道：纔去睡哩，你可是要茶吃麼？西門慶又昏昏睡去，只是不回答。

## 第七十五回 宋御史聽曲春鴻邀賞 薛姑子宣卷古佛投胎

次日早晨，二人尙未起來，婦人便問西門慶道：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們，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樁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你有甚事，便說。婦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家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了我，等我縫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會與了別人。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穿在身上，倒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

聲兒氣兒的好不好？不好我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硃貨，我是你房裏丫頭？在你跟前服軟。正說着，玳安拿個帖子進來，說是安郎中擺酒，請爹早去。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裏，便說道：吃酒還早哩，你趁閒尋尋兒出來罷，等一時，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於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兒薄施脂粉，長畫蛾眉，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裏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如意兒道：我見爹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裏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個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說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麼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和氣些。又許下老婆，你們晚夕，等我來這房裏睡。如意兒道：爹真個來？休哄俺們。西門慶道：誰

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西門慶叫開了床房門，又開廚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叫如意兒送到那邊房裏去。如意兒就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藍緞子襖兒，黃綳綳裙子，又是一件藍色綉棉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襪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房門，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裏來。金蓮才起來，在床上裹腳，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兒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如意兒道，爹賞了我兩件綉絹衣裳，年下穿，叫我來與娘磕頭，於是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誰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裏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如意兒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閒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兒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裏，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兒便問迎春，你頭裏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道，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

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吩咐打發飯與衆人吃，吩咐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城外韓大姨孟大姑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三姐並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坐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材，穿綠緞襖兒、紅裙子，不搽脂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鎖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子，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裏了頭像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現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早是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他一眼兒罷了，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劉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壘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慌的

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卽向夾道內進去，來安兒把盒兒挑進月娘房裏。月娘道：爹看見不會？玳安道：爹陪着客，還沒見哩。月娘使說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內着。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餠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衿襖兒，藍緞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才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去，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裏生一個天泡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醜的也招惹，平白叫爹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才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叫他張致，如今在



第七十五回 (343)

這裏，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却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才起來了。

旋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安老爹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耶嚶嚶，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的虛頭愿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裏頭去，沒在你那裏？桂姐道，天麼天麼，可冤殺人，爹何曾往我家裏？若到我家裏，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裏，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門裏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們裏邊，與外邊差什麼？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運兒，就要躡下去。說畢，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

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敘禮，每人一疋緞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桌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懇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吩咐，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書吏

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就請去捲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宇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精巧。爐內焚着沉檀，香煙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付爐鼎做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裏，央他替我帶一付來，送蔡老先生，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裏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准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吩咐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菜蔬果餚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前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尙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大寒飲一杯無礙。宋御史又差人去邀，差人稟道：邀了，在磚廠黃老爹那裏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於是生旦合聲唱一套：「第一來爲壓驚。」唱未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赤帶，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在本處作千戶，也是京中老先生之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道：容當奉拜。敘禮畢，各寬衣服坐下，上了茶，各人攀話。良久，就坐。蔡九知府居上，宋御史主位相陪，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

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劉郎仍舊索髻翁。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 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邊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揚州人。宋御史攜着他手兒，叫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不覺日色西沈，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款留不住，都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個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去訖。宋御史亦作辭，向西門慶說，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

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吩咐後日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爺請過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來，使玳安去請溫師父來坐坐，再叫來安請應二爹。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的好，小人家那裏抬放，將就叫兩個女兒唱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位嫂子下降。這裏前廳吃酒不題，後邊孟大姨與孟三姑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他宣卷，你們聽。楊姑

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第二個姪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於是作辭而去。衆人吃至掌燈以後，三位夥計娘子，也都作辭去了，止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姥也往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散了，小廝收下家伙來。這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走，到前邊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蹣跚着脚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了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鍾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裏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因向玉樓道：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裏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屋裏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這等說，恰似咱們爭他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六房裏，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怎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才聽見前頭散了，慌慌的奔命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灶上沒人，與我把儀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們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向大妗子道：我頭裏旋叫他，使少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今日可兒楊姑娘又去了，吩咐玉簫，頓下好茶。

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大姐姐，於是各房裏吩咐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坑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坑上，衆人俱各坐了，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演說了一回，又宣念偈子，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方才宣黃氏女怎的出身，怎的看經好善，又怎的死去轉世爲男子，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天，慢慢宣完，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衆人吃了。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製菓菜，一大壺酒來，又是一大壺茶來，與大姑子段三姐、桂姐衆人吃。月娘又叫玉簫，拿出四盒兒茶食糖餅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他也唱了，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桂姐不肯道：「還是我先唱。」因問月娘：「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當下桂姐遞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筍，款跨絞綃，唱了一套。桂姐唱畢，郁大姐才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掛在胳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姑子和娘們聽罷。」於是唱道：「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燒。那時大姑子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申二姐唱完，吃了茶，就先往月娘房內睡去了。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內，三位師父便往孫雪

娥房裏，郁大姐申二姐，就與玉簫小玉在那邊坑屋裏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看官聽說，古時婦人懷孕，不側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詩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不宜令尼僧宣卷，聽其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而去，不得承管家緣，蓋可惜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7456B

洞庭東山旅滬同鄉會主辦

# 洞庭圖書室

到期必須歸還

使大多數人都能閱讀

愛護書籍

切勿捲折批註

遺失書籍

需照市價賠償



洞庭圖書室